



儀禮疑義自序

班固藝文志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傳經家謂即今之儀禮故宋藝文志儀禮十七篇註亦謂高堂生所傳愚謂高堂生所傳當別有書非儀禮十七篇也按十七篇中惟士冠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為士禮據曲禮士以羊豕則少牢亦士禮鄭元則以為大夫禮鄉飲鄉射亦鄭元謂之士禮昏禮士字亦元自增入他如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雖元亦不能強謂之士禮喪禮自天子至于庶人尤為最著則十七篇不特士禮統之不知此非朱子之言篇士冠字故以士禮統之不知此非朱子之言蓋



門人傳記之誤據前漢志載高堂生傳禮在漢初孝宣時
后蒼最明戴德戴勝其弟子據三禮目錄謂士冠第一始
于二戴則傳禮時士冠未為經首安得取士字以統十七
篇楊慈湖石魚偶記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為士禮今儀
禮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不當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
意之其說是也愚謂儀禮并非十七篇蓋既夕當與士喪
禮合有司徹當與少牢禮合故劉向第以上下篇名之則
儀禮又止十有五篇或士冠士相見諸士禮傳自高堂生
其聘禮諸篇則又在古經中後人取之以足十七篇之數
若以此經為高堂生所傳士禮斷不敢信也鄭元賈公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惑于漢志多曲折以求合士禮說傳會穿鑿往往有之且
二禮皆殘闕之書而儀禮尤甚如聘禮喪服于十七篇為
最詳而聘禮言勞不言積喪服有族昆弟服無高祖服詳
者尚略略者更何論焉又如大射之小鄉士喪之負依鄉
射之奏騶虞及覲禮諸說或禮不經見或常制不符人多
疑之又况作經者本有互文詳略不同之處非拘文章義
者所得與韓昌黎謂儀禮難讀余謂解之更難于讀鄭賈
不知解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強
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顧周禮註疏有宋以來人多以為
疑儀禮註疏疑者獨少謂其累經者細耳然謂文王十三

生伯邑考何以澄王化之原士非孤子自主昏冠何以協
家有嚴君之義祖禰為一廟之祀宗居易夫人之何
以正祭法而挽王迹他如衣冠尊俎陳設面位等之屬舍
古法而自為之說者又其淺矣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可略
而不諱哉按儀禮之學授經圖所載不下百十家至朱子
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黃勉齋又續以二十九卷可謂集大
成矣後學小儒何容置喙但思疑義未剖經學益踈謹合
新故疑義存之得五十卷非云羽儀在茲蓋庶幾大雅之
教云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五月仁和吳廷華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一 士冠禮 第一冊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廷華案疏云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
欲見兼有異代法故士冠禮有醢用酒燕禮云諸公
士喪禮云高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愚謂此不
知大一統之義者也儀禮十七篇為周禮大宗伯五
禮之條目周禮既言周以表代儀禮統于周禮故不
復言周耳焉得曲為之說若此經不禮則醢用酒等
吳氏澄以為禮之變是也疏自悞認為夏殷法耳燕
禮諸公註以為孤即典命所謂公之孤四命是也其
曰諸公常兼致仕者言註因公止有一孤而經言諸
公故以三監言之不知王制三監惟孔疏載崔氏說
以為殷法此疏因而傳會其說不知三監為天子之
大夫尊與諸侯等豈得與諸臣並燕而禮同獻卿是
殷非殷又無論矣至喪禮單言祝者註以為周祝掌
析米之類商祝掌饔服等禮夏祝掌鬻米等禮所掌
不同故以夏商別之要在周則皆為周禮孔子云
周監于二代又云吾從周從周中何嘗不兼有異代

儀禮疑義卷一 士冠禮 語經堂

法而以周禮是統之者大一統之義然也疏說舛矣又案
愚謂內外相因之說也是也至周禮是綱儀禮是目綱
目所在皆由心以見之踐履若強分心與踐履為兩
截于理不合

士冠禮第一 陸德明云冠古亂反教氏繼公集說云
加冠之稱也○案此五字本鄭氏三禮

目錄文蓋鄭自增入非禮經之舊餘
同又大宗伯五禮之次此當第十二

訂義疏鄭目錄云童子年二十而冠古者四民世事

士之子恒為士冠于五禮屬嘉禮廷華業冠者成人

之始也謂之士者父兄之為士者主之將冠者亦學

士也孟子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若孤子則諸父諸兄

主之詳下孤父兄主冠者之爵不一而冠者之為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士天子之子以下皆然其異者不過如襄九年左氏

傳裸享之禮金石之樂而已其他則猶是也故以士

表之按四明萬斯大儀禮商云時未為士特以其讀
書學道得以士稱之又德清徐以升云記云天

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至

于庶人之子皆可入學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為天

下之通禮其說是也鄭謂士子恒為士亦指學士言

○問冠禮何以第十二曰此經為周官大宗伯五禮

之目則當以大宗伯五禮之次為準大宗伯職首云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此祭禮也祭有尊卑則少牢

禮上篇當第一下篇附第二特牲禮第三次云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凶禮之首曰喪喪服當第四次喪禮

上篇第五下篇第六士虞禮第七又次曰以賓禮親

邦國則親禮當第八聘禮第九士相見禮附第十又

次曰以嘉禮親萬民其目曰昏冠賓射饗燕則昏禮

當第十嘉禮親萬民其目曰昏冠賓射饗燕則昏禮

鄉飲酒禮則燕禮大射第十三四鄉飲酒禮附第

十五十六公食大夫與饗燕等第十七又問食禮在

士冠禮

禮經

聘中當附賓禮後今入嘉禮燕饗中毋乃曲拘漢人嘉禮說與曰賓射燕饗俱朝聘事彼經入之嘉禮故望經而為之說

疑義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二十而冠主人立冠朝服則是任于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疏按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為殤是身得為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公年曰十二歲矣是以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而云弁則天子亦十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冠大戴記云文王十五生伯邑考傳云冠而生子是殷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天子亦十二而冠若天子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諸侯自有冠禮士大夫三加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緇布疑脫冠字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衮冕矣下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冠疑公字之誤家語作擬焉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與士同三加冠昏相見分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相見禮又為鄉大夫行飲射之禮鄉射已

士冠禮

禮記

下先吉後凶凶盡則祭

廷華案古人仕有定期無童子為士之理據鄭引國語世事說則士為學士非任職居位之謂疏謂四十強而仕何得童子為士自加冠是矣若所引喪服等說則非也據檀弓長殤自十六至十九據禮五十為大夫則大夫安有兄之長殤喪服所謂昆弟蓋兄若弟之通稱如以為兄斷無是理又據小記言丈夫冠而不為殤與下婦人對蓋指二十既冠者言故不為殤疏易丈夫為大夫而謂其不以二十冠非牽合乎襄公九年年才十二禮苟當冠則魯秉禮國何待乎

昭文張金吾定禮經解

晉悼且悼亦何難直以禮正之何必以一星之中及冠而生子諸說曲為之勸則非禮明矣教氏繼公云喪服大功章公有適子長殤服則國君世子亦二十而冠可知是不可正諸說之悞乎又明堂位文王世子及書傳等俱言成王幼史記且以為襁褓愚于周禮疑義辨之已詳即據此疏所引金騰盡弁說正足驗成之非幼矣不當顛倒其說也又大戴記文王十五生伯邑考之說與前漢志文王十五生武王說相似又言武王克殷年八十六舉文王世子九十七九十三說証之愚謂武王若止少文王十五年則文王

九十七武應八十有三再十三年伐紂應九十六再
七年應一百三歲若以九十三之說準之則文王當
以二十四歲生武王伯邑考又可知矣况據大明詩
文王嘉止傳以為當昏之期又王季克明克類斷不
令文早昏也烏得槩之夏殷之天子諸侯且既以天
子之子二十而冠又以為天子之子早冠既以天子
之子用士禮又以天子之子四加疏說此等矛盾處
甚多不足辨也或問虞書舜三十登庸列女傳陶子
五歲佐禹曹大姑以為伯益曲禮必
以四十五十為斷何也曰蓋事于經無改舜非常人
故不限以常禮然禮取其常不當以一舜概千古
又案註以此士為仕于諸侯者據下註言諸侯與其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臣朝服視朝天子與其臣皮弁視朝疏謂鄭約玉藻
以明君臣同服愚據玉藻言天子皮弁視朝諸侯朝
服視朝皆不言臣諸侯亦不言玄冠鄭因此經朝服
玄冠故謂諸侯朝服亦玄冠遂以君臣同服斷之因
謂天子之士亦皮弁非實有所據也愚據覲禮侯氏
禘冕註兼衮冕下五等之服言之天子則衮冕是天
子服第二等服侯氏則服第一等服不皆衮冕則君
臣不必同服矣又據司服視朝則皮弁服此與玉藻
天子皮弁視朝說同蓋常朝故不服衮冕若臣之于
君當準覲禮以第一等服為朝君之服士之服自皮

弁而下如大夫服則士當以皮弁為朝服此經乃言
玄冠朝服者據玉藻言朝玄端多深衣孔疏謂大夫
士早朝在私朝之服以理論之玉藻天子諸侯朝皆
朝服則大夫私朝亦當朝服玄端即大夫士私朝之
服耳鄭自以朝服為素裳故以此經玄端玄裳襍裳
為朝服之衣易其裳然據彼疏載鄭端章甫註以端
為諸侯之朝服則鄭亦自以玄端即朝服且無易裳
之說又據禮記公鞮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則諸侯
朝服非玄端故記分言之惟大夫士則以玄端為私
朝服故此經言玄冠朝服也但玉藻無王朝侯國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文鄭以其為仕于諸侯者蓋鄭固班固藝文志謂高
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謂倉亨推士禮致于天子遂
以十七篇無天子禮故必推而致之因謂十七篇皆
諸侯禮不知士禮之說固班之悞說詳侯國之說則
鄭之悞也如覲禮為天子朝諸侯禮喪服自天子以
下皆有之據曲禮則此經少牢為天子之士禮據大
宗伯再命受服註則士冠士昏士喪爵弁皆天子中
士之禮既夕少牢五鼎鄭亦自以為天子之士禮至
鄉射鄉飲本周禮大司徒所掌明是王朝之禮鄭于
各經勉強借端以伸其侯國之說各經俱詳辨之此

註為言諸侯禮之始故類舉之如此

士冠禮

筮于廟門 廟鄭本作廣

訂義疏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易也廟禰廟疏昏禮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廷華案下布席在門中闕外則當在廟門外此與少牢特牲俱筮于廟者郊特牲所謂尊祖親考也于門不于堂者既假諸著龜又告之先人堂者先人所獨門鬼神所共也疑義註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疏卜筮寔問七八九六之鬼神著龜直能出其卦兆之占似無靈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若以著龜對生數成數之鬼神則著龜亦自有靈不假廟神也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也時有常月故不筮又諸侯冠在始祖之廟是以襄九年季武子曰以先君之祧處之與聘禮先君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廟同也服虔註以祧為曾祖以公冠于衛成公廟成為衛曾祖也

廷華案金縢周公告太王季文王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云云是專問之先王也若少牢言假爾泰龜云云若專問之卜筮特牲不言假又若專問之祖考要之當兼問也故金縢亦言命龜特牲文不

具耳註謂嫌著之靈由廟神是舍祿而專問之筮則何必筮于廟門金縢有壇尚以先王為主豈有現在廟門而反不問之理况廟神與著其靈並著更何必嫌曰似有靈曰亦有靈說禮者乃兒戲如是哉又案春秋書卜郊者四書卜牛者四卜郊者鄭鍼膏肓及林堯叟左傳註所謂卜郊之可祀與否也據僖三十一年左氏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宣三年公羊傳言卜養牲哀元年穀梁傳言下辛卜上辛又太宰言前期卜日是禮止有筮日筮牲未聞筮月疏特借此一語以伸其有常月之說耳按夏小正真偽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可知據諸經止有昏期而無冠期如周禮則曰中春令會男女國風則曰迨冰未泮是二月之期原有明驗若冠則未聞有二月之說據禮論云經言夏用葛屨冬用皮屨則無定時其說甚明疏乃據小正為有

常月之証悞矣

問禮記孔疏載鍼膏肓云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祀與否如哀元年穀梁

傳亦言三月四月五月又何休亦言魯郊卜三正周正不吉卜殷正殷正不吉卜夏正似乎筮日亦筮月日穀梁言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五月郊不時也是謂郊于此月不是卜月若傳之言卜則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則雖言月仍是卜日休說亦如之即鍼膏肓所謂卜祀日月亦不過言卜祀日子也又案杜元凱左傳註以桃為太廟聘

禮註謂天子七廟文武為桃諸侯五廟桃則始祖周

禮疑義辨之已詳此疏所引服註以祧為曾祖廟不知襄公假廟于衛從衛之便原非定于祧廟行事何得以曾祖為祧但經明言先君之祧當必有指愚細按之祧字當指夾室言蓋祧主藏于夾室廟制南為堂堂北為室即洛誥之太室也太室左右為東西房又外為東西夾室則東夾室在東序之東北東房之東冠禮陳服于房冠于序與藏祧主之地近日以先君之祧處之者謂于藏祧主處行禮耳蓋始祖尊不敢斥言故借祧言之非始祖廟可名祧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鞞音畢
蔽膝也

訂義註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十五升布衣不言色與冠同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

屈垂三尺

案疏以此為玉藻
文查玉藻無末句

素鞞韋鞞也長三尺上

廣一尺下廣二尺頭五寸肩革帶博三寸疏即位待

筮事也玉藻士爵鞞彼是玄端服之鞞此用素韋為之教氏云說者謂古者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鞞以蔽前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廷華案玄冠朝服示敬也即下玄冠玄端九章服領袂皆方故曰端鞞蔽膝或曰董或曰

韎給一也玉藻大夫素鞞士爵鞞鄭彼註以為玄端服之鞞此士朝服用素鞞是玄端與朝服特于鞞辨之據下特牲記朝服緇鞞則又無定色矣要當以經為主又據特牲註以朝服為祭服筮在廟故服之不獨尊著龜也說見下帶正服之帶大帶也不言裳者下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即朝服之裳也說見下不言履者下玄端黑屨即朝服之屨也門東門外之東東主人位鬼神位在西故主人與筮者皆西向有司即特牲記之公有司及私臣下筮人之屬公有司也宰宗人之屬私臣也天子元士受地有家臣其中下士則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隸子弟攝之西門外之西東面向主人也特牲筮日有子姓兄弟此無者彼特來觀禮無職事不與可也疑義註朝服素裳筮必朝服尊著龜也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九染黑五入為緇七八為緇玄則六入與有羣司吏有事者謂王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疏經不言裳裳與鞞同色素鞞故知裳亦積素白絹為之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郊特牲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鞞同色故下爵弁服纁裳韎韐韍韐即纁之類是也其衣冠色異經即別言之下爵弁服

純衣是也鄉飲酒主人朝服則此有司賓主朝服自是尋常相見所服非特相尊敬之禮此筮而朝服正冠時即士祭入廟常服玄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玄端故曰尊著龜按特牲禮筮日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不特尊著龜彼為祭事龜不可尊于先祖此為冠事龜可尊于子孫也註謂天子與其臣玄冕云云者此約玉藻而知彼皆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證此玄端朝服而筮者為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為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冕以筮日矣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既取君臣同服明筮時還君臣同服也又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頰三染謂之纁三者皆染赤法周禮鍾氏染鳥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此是染黑法但爾雅及周禮無四入五入之文禮又有朱玄之色故曰與以疑之但論語紺緇連文紺文在緇上則以纁入赤為朱以纁入黑則為紺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緇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汁則為緇故紺緇連言也則六入七入深淺不同大同小異皆黑色故曰同也士雖無臣皆有屬吏胥徒及僕隸廷華案注素裳說不知何據疏因黃衣黃冠纁裳鞅

韜語遂以通例目之至爵弁純衣則其例不可通矣
乃為別言之說以自文不知既曰通例則必無所不
通而後可乃所舉特三事而不可通者已居其一且
尚得謂之通例乎又如玉藻之言鞞也君朱大夫綠
士爵韋此鞞之制也如賈說則君之裳宜無不朱而
鄭則以皮弁素積為君視朔之服以緇衣素裳為士
之朝服未聞有朱裳也至鞞色有綠與爵裳則並無
此色又如下云玄裳黃裳襍裳緇帶爵鞞鄭以襍裳
為前玄後黃則裳鞞之色固自不同賈即以為別言
之然已非通例可知愚據周禮弁師云掌王之五冕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鄭司服註則云冕服皆玄衣纁裳大約三代服色皆
玄故此註謂衣與冠同而爵弁純衣則又不可以此
說概之也又如此經朝服曰緇帶素鞞特牲禮朝服
則曰緇帶緇鞞是鞞之色固無定也烏可妄謂之通
例又案筮于廟門則祔與神共之矣焉得謂獨尊
著龜若䟽謂龜可尊于子孫其說最無理蓋筮日而
有司朝服與主人朝服之意等宿而鄭亦以為朝服
蓋主以之尊賓賓亦以之尊主其說雖無據其理可
通也然有司及賓主之朝服為冠事非尋常相見可
比况賈所引鄉飲酒禮無主人朝服明文維鄉飲

士冠禮

詒經堂

酒之明日則曰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
辱鄭註則以鄉服為朝服據疏謂記人有朝服而謀
賓介語故鄭以為朝服不知記說亦第言謀賓介未
嘗合行禮時言之又况彼經明言鄉服惡得妄謂之
朝服說詳鄉飲酒且即以為朝服亦以尊賓主也重鄉飲
酒禮也非尋常相見可比且即曰尋常相見則君子
造次不離恭敬之心曲禮所載諸賓主禮可証豈以
其為尋常而賓主遂不特相尊敬乎且據少牢禮筮
日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祭之日則曰主人朝服即
賈所謂筮日與祭同服朝服是也特牲禮筮日則曰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主人冠玄端祭時則不言服惟曰尸如主人服註疏
皆以為玄端者因記人有尸祝玄端之說故謂主亦
玄端耳今以少牢禮與此經較則筮日皆朝服及行
禮則一為朝服一為玄端經文若不同故賈乃為尊
于先祖不尊于子孫之說不知古人行禮皆以敬為
主敬所以重禮也祭以尊祖亦以尊禮故易服以示
敬若冠而示敬亦所以重禮非尊子孫也著龜無與
先祖爭尊卑之理則又安有與子孫爭尊卑之理况
上疏引冠義亦自謂筮日為重禮之事此又悖之何
也又案玉藻第言天子諸侯之服鄭增入臣字以

士冠禮

論經堂

明君臣同服其說無據即據鄭說謂天子以皮弁為朝服諸侯以玄冠緇衣為朝服此經主人玄冠朝服與諸侯同故以為君臣同服若諸侯皮弁天子玄冕俱為聽朔之服並非朝服况此經亦明言玄冠朝服並不言皮弁玄冕賈既以皮弁玄冕為朝服又以筮日為皮弁玄冕其說謬矣或云此傳寫之悞賈本謂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冠以筮日傳寫者悞天子為諸侯悞諸侯為天子又悞玄冠為玄冕故顛倒錯亂如此余曰固也但所謂天子冠子同服皮弁以筮日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侯冠子同服玄冠以筮日者賈又何據 又案注六入說下與爵弁纁裳註意同按彼註云九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愚按前說本考工記鍾氏鍾氏云染羽以朱湛林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據鄭註纁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作爵如爵色也又再染以黑乃成緇其說如此後說本爾雅爾雅云一染謂之纁二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郭景純註纁今之紅也纁淺赤纁絳也其說又如此又按檀弓練衣黃裏纁緣註以纁為淺絳喪大記大夫以玄纁註謂玄衣

纁裳下註亦以纁為淺絳合三說觀之檀弓註所謂
纁即郭所謂纁而喪大記註又以頽為纁似三者無
所分別與爾雅之說不符惟禹貢荊州厥篚玄纁註
以為黑絳與郭說同又周禮天官染人職云春暴練
夏纁鄭司農以纁為絳鄭玄則云纁玄者天地之色
易云天玄而地黃是以纁為黃也賈疏雖以赤黃
共為纁不知赤為火非地色也賈既與鄭註不符鄭
二禮註又自為不符如此論語集註以緇為絳則緇
似纁紺則註以為深青楊赤色是青為質地赤色外
楊也此疏引淮南子以涅染緇則黑于涅之說謂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緇故論語紺緇連言
之二說之不符又如此朱則斯于註有純朱黃朱之
分玄則禹貢註以為赤黑要無有以朱為四入以玄
為六入者愚謂有正色間色禮記以青赤黃白黑為
正色青黃為綠東方間色也黑赤為紫北方間色也
白青為碧西方間色也黃白為駢黃中央間色也朱
赤類玄黑類俱正色若纁頽與纁皆間色故古以為
裳然二正色之中又自為不同如考工畫績去北方
謂之黑天謂之玄玉藻王后禕衣士祿衣註以禕為
玄以祿為黑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有禕衣祿衣鄭

以禕為畫翟之衣而不言色然后之禕衣以祭先王
與王之袞冕等外司服註謂冕服皆玄衣則禕衣玄
衣可知祿則鄭註亦以為黑是玄與黑不同也緇即
黑故國風傳以緇衣為黑衣赤即丹故鍾氏註以丹
林為赤栗然據玉藻天子玄冠朱組纓諸侯玄冠丹
組纓註云朱紅而明丹赤也此即七月詩我朱孔揚
義又易困之二曰朱紱方來蓋指五言即詩傳所謂
純朱天子紱也五曰困于赤紱蓋指二言即詩所謂
赤芾金舄與斯于註黃朱說同諸侯紱也是朱赤又
不同也按月令孟夏之月載赤旂衣朱衣註云色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赤色深者朱此朱與赤之分也孟冬之月載玄旂
衣黑衣傳云黑深而玄淺此黑與玄之分也緇即黑
而玄淺于緇赤非纁而朱又深于纁鄭謂纁一染當
是朱緇一染當是玄故有朱四入玄六入之說也賈
謂四入六入于古無攷則鄭之臆說可知况鄭所引
爾雅說尚概指染色若所引鍾氏說則專指染羽王
氏謂羽之入色難則染羽不同于染絲可知染人之
染絲帛也春則練其素而暴之即經所謂暴練夏則
染之即經所謂纁玄染絲帛者其制如此鍾氏之染
羽也以朱及秫漬三月而始炊炊而後沃沃而後漬

士冠禮

禮經

以前所別湛丹秫諸說較之染絲帛其難易固自較
然鄭彼註謂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
後可用此即鍾氏三月熾之義則與絲帛迥乎不同
矣彼註以鍾氏染纁之微而以染玄為史傳已闕蓋
亦混染羽于染絲也夫染纁之法莫詳于爾雅蓋由
一染二染而三染由緜而頽而纁其法如此詳也若
鍾氏則第言三入為纁其一染二染為緜為頽概未
之及惡得謂之染纁之術鄭舍爾雅一言鍾氏悞矣
况歆以鍾氏朱湛丹秫諸法加之絲帛而以九染黑
言之不更悞耶要之染朱染玄古法俱不傳註家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應闕疑不必逞其臆說也 又案曲禮問大夫之富
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士之子長曰能
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據此則似大夫有宰臣士
則無之然按孟子及王制天子元士受地則應有邑
宰有邑宰則家臣可知特牲記有公有司有私臣其
明証也此有司當合公私言之公有司不必其屬也
若以為府史則尤謬矣士自有私臣及公有司何必
府史鄭以羣吏為合府史以下言之據疏以特牲註
屬吏為屬官以此註羣吏為府史胥徒茲即府史胥
徒言之彼皆庶人在官為君役使士平時亦得役之

者蓋國事尔冠則家事而非國事焉得以君之府史
為己之家臣且據下註以筮人為有司攷周禮春官
筮人中士二人當即此經所謂筮人耳則筮人固中
士又焉得以為府史胥徒若以此為筮人之府史胥
徒則據天官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
以贊治胥掌官敎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是府史
第掌文書胥徒第掌傳召筮人之府史等亦不過如
是非可代筮人筮若以為即主人之府史胥徒則又
豈人人能筮况經明言有司如主人服則皆朝服矣
下經云主人玄端爵韞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疏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賓主尊卑同故得如之贊者降主人一等衣冠雖同
其裳則異不得如主人服故別言玄端如其說則贊
者雖降一等然猶是列爵也尚不得如主人服若府
史胥徒則庶人矣雖在官亦不過庶人之服也耳何
得如主人服乃謂俱服朝服可乎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饌直轉反
塾音孰

訂義註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其俱也饌陳也西塾
門外西堂疏尔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即虞禮云羞
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也敎氏云著而言筮以其
所用名之廷華案席即筮席未筮則布此以藉筮及

筮則布此以籍筮及木也以士喪禮奠龜準之則筮
在中所卦在其東所卦者謂所畫卦爻之具卦畫于
版即少牢書于木之木彼註所謂方也

疑義註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

疏卦傳六畫成卦引之者証畫地識爻之法

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
之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
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折
錢八也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
以木

廷華案此畫地記爻之說合下註卦者記爻筮人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卦諸說觀之是謂卦者先畫地記爻卦成筮人乃書
于版也夫筮當致敬畫地則褻甚矣意畫爻書卦俱
于版亦俱是卦者之事其畫卦之具或以刀或以漆
必不是木故筮儀亦謂畫爻于版且既畫于版自宜
合爻與卦並書之豈畫爻于地而獨書卦于版之理
下疏以筮人自書為尊卦似矣然卦固當尊而爻為
卦之所由成何獨不當尊乃非特不尊之且留其畫
于地使人時時踐履之有是理乎又疏云古用木畫
地今則用錢不知筮之用錢自京焦輩變著法為之
與大衍之義不同蓋數家之別書非易本旨附之禮

經悞矣况彼法以錢代著與記爻之木何涉至少牢
禮所謂卦以木者即下註所謂方方版也竹者曰簡
木者曰版又曰方彼經蓋言畫卦爻于木版卦成又
書卦名于木版木與木同一版尔彼註疏分而二之
以上木字為畫地之木下木字為版蓋為此註作固
護此疏又引之大悞又註引六畫成卦蓋以明卦之
有六爻尔疏以為証畫地識爻之法尤為無謂

布席于門中闌西闕外西面

闌魚列反闕音域註古文闌為熱闕為盛疏漢書魯人高

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于館鄭註禮時以

昭文張金

今古二字並之若泛今文不泛古文則今文在經註內疊出古文若泛古文不泛今文則古文在經註內

疊出今文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

訂義註闌門槩也闕閭也

疏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闕閭門限與闕一也廷

華案席所饌席也士喪禮有執席者此當俟筮人取
續卦者取木乃執而布之也

疑義疏門中以大分言之

廷華案論語集注以中門為棖闌之間據尔雅棖謂
楔註云門兩旁木又門槩謂之闌所以上扇之闕註
闕即門槩也又謂之棖在墻者謂之揮在地者謂之
闌臬也棖也闕也槩也一而已此經門中即論語所

謂中門以闌西準之當在闌西棖東之中但闕外耳
經文極詳實以為大分言之混

筮人執筮抽上韜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

筮初革反韜音獨

訂義註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韜藏筮之器也兼并

也進前也自西一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疏知自西方者

上云即位于西方故知前向東面受命也疏少牢云史左執筮右抽上韜

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得主人命訖史曰諾

西面于門西抽下韜左執筮右兼執韜以擊筮乃立

筮此云筮彼云筮一也少牢具陳此不言者文不具

當與彼同三正記大夫著長五尺當立筮士著三尺

昭文張金

當坐筮與彼異也韜有二一從下向上承之一從上
向下韜之也教氏曰少牢筮者曰史此曰筮人因事
立名一也廷華案著在櫝饌時不言櫝于此補之筮
策也易傳曰乾之策是也

疑義疏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

人之言又按尚書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

諸侯卜時三龜並用于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

時連山踈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為占周

易以變為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少牢大夫禮亦曰三

人占少牢無此語鄭云長與屬占之鄭意大夫卜筮同用

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三代類用不專一代故春秋
緯孔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
卦宋均註云陽豫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是孔
子用二代之筮則大夫卜筮皆不當據一代也
廷華案洪範所云三人占者謂一人卜筮餘二人共
參定之如下文所云旅占即三人占之謂蓋共用一
龜一易非用三龜三易也金縢卜三龜一習吉亦謂
三人同占一龜非三人分占三龜也習吉亦即洪範
所謂二人之言又據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註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

昭文張金吾寫本經解

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疊罅是用名之是三兆
俱以折文言如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之類
也自賈言之若每兆各有一龜又若玉瓦原各龜有
一定之文也者蓋因杜子春以三兆分類項帝堯有
周之兆故為是說不知一兆特墨折之文折則鬼神
主之非人力所為若以玉兆為項之兆豈項之折文
定能使如玉之墨耶抑別有所謂玉龜耶則杜說不
足信矣易蒙之象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今一
事而卜筮並行一卜一筮而三龜三兆並用則瀆甚
矣至夏殷占不變周人占變之說與周禮太卜疏意

同愚辨之已詳此疏又據春秋緯言之不知緯書謂孔子春秋成卜之是曲禮所謂龜為卜蓋卜龜也按周禮太卜職其經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繇也每体十繇体如易卦皆有名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則曰鳳凰于飛晉獻公卜驪姬得專之榆皆是則孔子所卜陽豫當即卜人体兆之名孔子卜而不筮何得有周易卦名宋均註緯書說多荒悖此又以下為筮以兆体之名為易卦之名何其憤憤賈又因之不足論也又按連山踈藏卦名當與周易同如連山取艮義踈藏取坤義又如禮運孔子曰吾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得坤乾是殷之易亦與周易卦名相符惟坤先于乾為易次尔且使二代之易與周易果有異同孔子應詳言之而十翼中未之及則緯書不足信也江南姜夾齊謂陽豫當是易卦龜惟体兆不當以卦名似矣但彼註以頌為繇言繇獨不可言卦乎若云龜不可以言卦則左傳所謂專之榆者何也

宰自右少退贊命

訂義註贊佐也命告也佐主告以所筮也少儀曰詔辭自右教氏云鄉者宰在有司位至是乃來廷華案宰邑長家臣之通稱特牲記所謂私臣也此自西進東在主人之北

疑義註有司主政教者也疏士雖無臣以屬吏為宰
若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類

廷華案司徒兼冢宰即太宰疏所引何休司徒兼冢
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說經本無據註疏乃以

天子冢宰司徒之職加于是經之宰无謬

無臣說詳上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

還音旋

訂義註即就也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廷華案說文許
聽也諾應也還轉也右還從東面轉而南轉而西時
卦者方待事于西方有司之位遂與之同北行即席
也西面與主人同向所尊也卦者筮人之副主記卦

昭文張金吾寫定

爻特牲記所謂公有司在左筮人之南蓋與筮人同
席及面

疑義註卦者有主司畫地記爻者也疏坐文宜在西
面下今退西面于下者下就畫卦者亦西面也北行
就席者以主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之畫地
者以杖畫地也

廷華案主人在東筮席在西筮人東面向主人受命
復轉南而西故曰右還疏因注北行說謂主在門外
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之其以門中門外對舉是悞
以門中為門內也至西面文在坐下者上云右還則

西面可知故不言面及即席坐疑于易面故以西面明之疏謂款就卦者亦西面故退二字于下未免穿鑿又案註疏畫爻畫卦上諸說辨之已詳此疏又謂畫卦以杖畫地識爻愚謂杖非為畫地而設今以畫地為木又以木為杖蓋貪以杖畫地曰文故隨意引用耳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訂義註卒已也書卦蓋以方寫所得之卦也廷華案上已記爻于版此止須寫所得之卦于版當是卦者書之教氏云執不言筮人文省

或謂示卦不言退疑即于席上轉身示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但主人有受有反則以相近言與筮示者不同

疑義註筮人以方寫卦疏特牲寫卦亦是卦者彼吉禮尚事提提故卦者寫卦筮人執示主人士喪禮註卦者寫卦自示主人以喪遽于事故卦者自畫自示此冠禮筮者自寫自示主人異于祭禮喪禮

廷華案有司以卦者為名則主書卦可知上經卦者在左此節云卒筮書卦則為卦者書卦無疑况特牲云卒筮寫卦文與此正同彼註以為卦者寫卦是也此又以為筮人書之者鄭特因彼經卒筮寫卦下有筮者執示主人明文則寫卦與執筮似是二人故以

卦者寫卦為辭此經執示主人之上無筮人二字乃謂書卦亦筮人之事不知此經不言筮人省文耳即以特牲等禮準之則書卦自非筮人之事鄭既創為異說賈又以禮異為解曰遠曰遽曲折頗多于經義仍自不符也

主人受視反之視故作眡

訂義註反還也疏受視未辨吉凶主人知卦体而已疑義疏主人尊先受視反還與筮人使人知其吉凶廷華案筮日本主人受視理所應尔且筮日時在廟門者惟主人與有司有司不必視故惟主人視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疏說曲而無當至經所謂反之者蓋吉凶未辨還使占之如下旅占告吉等則仍是主人欲知吉凶也疏第以人知吉凶言之若主人已知吉凶而又使人知之者未的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

註古文旅作臚

訂義註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廷華案此所謂二人占也不言席則不在席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訂義註遠日旬之外疏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如初禮自筮于廟門至告吉也橫渠張子曰祭之筮日若

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蓋二筮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祀不可廢廷華案筮遠日即于是日并筮

疑義疏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彼

據吉禮而言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特牲旬內筮

日是也旬之外曰遠某日據大夫以上禮旬外筮少

牢筮旬有一日是也少牢及遠日又筮註云明不並

筮至上旬又筮中甸不吉至中甸又筮下旬特

牲則預筮中甸不吉又預筮下旬又不吉則止若此

冠禮亦先近日于上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

後月之上旬以祭祀用孟月不容入他月冠子則年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已二十不可止故容入後月也若然大夫已上筮旬

外士筮旬內此吉禮而註云遠日旬之外者是當月

上旬之內筮不吉更筮中甸故云遠日非謂曲禮文

大夫以上前月預筮來月上旬為遠某日彼自有遠

日與此別也

廷華案此疏遠日說支戾甚多非先明筮日本義無

以正其謬也筮日之義曲禮本明其文云九卜筮日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

事先近日冠禮吉事之類應先近日近日不吉乃筮

遠日近日在旬日之內遠日在旬之外上旬不吉筮

士冠禮 禮經 宣

中甸蓋甸外之遠日未嘗有當月隔月及大夫士之
等也若以賈所引特牲少牢祭禮言據特牲禮第曰
筮日不吉則筮遠日少牢禮則曰日用丁巳曰筮甸
有一日曰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蓋鄭賈以
特牲為士禮以少牢為大夫禮見特牲第言筮日少
牢則筮甸有一日因以特牲為筮近日少牢為筮遠
日故謂曲禮遠日近日有士大夫之分也按周禮太
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卜日遂戒祭統云散齋七
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是祭前必有十日齊期
故太宰卜日必在十日之前也少牢筮甸有一日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亦太宰前期十日之謂士雖卑祭前當必有散齋致
齋之十日鄭賈謂士祭不齋非也則特牲雖第言筮
日當亦前期十日筮之為散齋致齋之地則少牢所
謂甸有一日不得僅目為大夫之禮也但曲禮明謂
吉事先近日而祭禮必筮日于十日之前二說不有
異同即要知曲禮所謂先近日于祭祀自當除去十
日齋期十日之外自一日至十日皆為近日則所謂
甸內者亦齋期十日外之甸內尔不然則太宰及少
牢禮皆甸外遠日何所謂吉事先近日且不但祭禮
如冠禮筮日後有戒賓筮賓等禮昏禮請期卜日後

有告期等禮且據曲禮齋戒以告鬼神則昏亦有齊是俱非朝發夕至之事則筮日時亦當除去此等日期然後分遠日近日必非今日即筮明日之謂鄭賈第知旬內為近日于行禮前應除去之日概置不問若今日即可筮來日也者疏據曲禮謂冠是吉事故先筮近日至謂曲禮近某日遠某日二語為據吉禮而言而以近某日為士之吉禮遠某日為大夫之吉禮則所引曲禮吉事先近日之說止為士之吉禮其大夫吉事仍等于喪事之先遠日也且據特牲疏云曲禮事吉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尊卑禮同旬之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此尊卑禮異其說已極悖戾今就其說論之則士吉事固先近日大夫吉事則不先近日尊卑之禮顯然不同則其說又自為矛盾矣其謂少牢禮不并筮特牲禮預筮又謂冠禮筮三旬不吉容入後月是也然以為容入後月則當月筮後月上旬可知矣乃又轉為之說曰此士禮云遠日者是當月上旬之內筮不吉更筮中甸故云遠日非如曲禮大夫前月預筮來月上旬為遠某日其說既與容入後月之說不符且同一遠日而又以當月來月別士大夫又舉曲禮之說分而二之穿鑿支離

何以訓經竊謂士禮與大夫禮據儀禮原各不同如
士筮不吉則當日并筮大夫筮不吉則他日又筮之
類蓋大夫尊禮泛其詳士卑禮泛其簡詳則不吉必
另筮簡則不吉可并筮至于日之遠近則如曲禮旬
內旬外先遠先近士與大夫當無不同即大夫士以
下亦無不同鄭賈尊卑異同之說斷不可信也又據
曲禮疏亦引少牢特牲以遠日近日為士大夫之分
則賈說仍本于孔其來月當月說則彼疏不載按孔
曲禮序言與賈等對共量定而不載賈此說則孔亦
無取于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徹筮席

訂義註徹去也斂也疏席則徹去之筮則斂藏之

宗人告事畢

訂義廷華案宗人亦私臣掌宗廟事自西方來東北

嚮主人告之

疑義註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疏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比于宗伯

廷華案士本有私臣注第言有司似混若疏既以士

為無臣又以為有宗人是矛盾也且宗人亦不得以

宗伯比 又案小戴記冠義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

容体正顏色齊聲令順故以冠為禮之始至敬冠事

儀禮疑義卷一
以重禮則筮日又為冠禮之始禮莫重于祭故特牲
少牢皆筮日冠禮亦筮日者著代之義責在承祧廟
門執積宗祏係焉則與祭並重矣三經筮儀文有詳
畧而義無異同忝伍觀之可也

儀禮疑義卷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二

士冠禮
第二冊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訂義註戒告也將冠子故就告使來禮辭許一辭而

許也疏禮辭者即下云戒賓曰其有子其再辭而許將加布于其首云云是一辭乃許也

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退去也踈也踈三日之

前廣戒之戒賓者謂主人親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

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戒之鄉飲酒禮戒賓賓拜辱

主人退賓拜辱鄉射亦然此經文不具當以彼文為

正教氏曰答拜不言再可知後放此廷華案戒告之

使先期致敬以行禮也賓當合戚黨僚友言之戒宿
賓主皆有將命者文不具耳此當登堂戒之下宿並
同

疑義註戒警也賓主人之僚友疏此賓與主人同是
官與為同志故曰僚

友疏按鄉飲酒主人請賓賓禮辭許註云不固辭者

素所有志是賓習道藝本望與舉是素所有志故不

固辭此亦素有志樂與主人歡成冠禮故不固辭諸

經云禮辭者素有志之類也

廷華案註以警訓戒未免張皇不如告字之確賓當

合已仕未仕及士大夫言僚友特其一尔如註疏說

昭文張金吾寫定經解

豈此士必無大夫及貧賤交也禮有當一辭者有當
再辭及三辭者鄉飲酒註素有志之說視賓竟若奔
競一流此疏舉以為例無謂甚矣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訂義註前期三日空日二也疏前期加冠日為期期
前三日也如求日之儀

者唯命筮別其餘威儀並同空二日者謂正加冠日
之前空二日也二日之中雖有宿賓宿贊冠者及夕

為期但非加冠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
之事故云空也

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

重禮重禮所為國本案疏云命筮無文宰贊蓋曰主
人其為違子加冠筮其為賓庶

幾從之愚謂經本
無文何必造作

士冠禮

論經堂

疑義疏賢者恒吉解經先戒後筮之意凡取人之法
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後筮
廷華案賢者恒吉不過謂筮得賢者則吉耳疏以此
為解先戒後筮之意其說支離且上注明以戒為廣
戒之則凡覲禮者皆在戒中此則又筮其為賓者與
上戒賓事絕不相蒙也若以取人之法言則枚卜功
臣未嘗無筮然無所謂戒也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訂義註宿進也宿者必先戒不必宿不宿者為眾賓
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疏進者謂進之使知冠日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來下文宿曰其將加布云云是宿之使進之義也宿
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
又宿之覲禮者戒之使知而已更不宿也廷華案祭
統注宿讀為肅猶戒也戒輕而宿重也

疑義疏主人朝服者上文筮日朝服至此無改服之
文則知皆朝服

廷華案注主人朝服蓋敬冠因以敬賓理或有之疏
謂無改服之文則經文不具者多矣非確說也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訂義註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疏上擯者傳辭賓
出與主人相見此

經據主人自致鮮故
再舉宿賓之文也

廷華案已筮得吉故不詳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訂義註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宿之以筮賓之明日
疏贊冠佐賓為輕故不筮筮賓之明日者在厥明
之上也廷華案此咸支之早者亦有擯如者賓如主
人服以下

疑義註贊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

疏賓若他官之

屬者或賓之屬或他官之屬也假令上士為官首其
下亦中下士為之屬云中下士者據主為上士而言
贊冠者皆降一等假令主人為上士賓亦上士則取
中士為之贊主賓為下士亦取下士為之贊禮窮則
也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贊冠必取諳于禮者充之安得以降一等為
限又安得定求之士位之中而謂此外遂不可以贊
冠賈造為降一等之說又造為禮窮則同之說以文
之自繫自解豈是定理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東門兄弟在其南少
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訂義厥其也宿服朝服疏此冠前一日之夕告期也
款氏曰有司如宿服則主人及兄弟可知廷華案為
期定冠時也于廟門外者于寢則褻于廟則瀆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贊明行事擯必刃反

訂義註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
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疏見疏按特牲請期

曰羹能註云明日質明時此無羹故曰質明廷華案

此擯者東面宰西面少退于主人

告兄弟及有司

訂義註擯者告也疏兄弟有司亦在廟門之外必告

此即云告還廷華案告兄弟東面有司西面

告事畢

訂義註宗人告也疏知宗人告者而約上文廷華案

此面位與筮日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訂義廷華案賓尊為期不在廟門故告于其家

疑義疏有司是家之屬吏則告期皆得在位賓是同

僚之等為期時不在故就家告之當暮即得告之者

以其共仕于君其家必在城郭之內相近故得告也

廷華案特牲為期賓亦在位此則賓不在門外者蓋

彼有視濯視牲事故賓在此經止為期其事輕故不

在尔疏又以同僚為辭非也又聖人制禮朝野共之

此冠子者豈必盡在城郭之內即曰仕于君而其

掌亦多有在鄉遂都邑者安得謂其皆在城郭之內

要之冠子之賓不過就同方同國中選擇亦不必盡是同官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直言值反几度淺深曰深

訂義註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榮屋

翼也洗士用錢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大小異疏盥洗弃水器

者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洗水而弃之此與皆禮飲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壘大射雖曰壘水不言抖少卑言抖餘無文者文不具榮屋翼者即今之搏風板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與屋為翅翼漢禮器洗士用錢大夫用銅諸侯用銀天子用黃金金壘大小異者亦案漢禮器而知也疏南

北以堂深者謂從堂序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去堂遠近深淺取于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三文洗亦去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三文教氏曰說文屋栢之兩頭起者為榮榮朱子以栢下腰簷則許氏所謂栢楹也爾雅云楹謂之梁則

兩起者謂腰簷隆起者榮乃梁東西之兩端也朱子云兩下屋東西棟下為

腰簷謂之榮庭盖三堂之深此洗在南去堂如一堂之深與碑相當謂三分庭一在北或云庭得二堂之

深謂洗南北皆如堂深廷華案合三說言之則棟與楹之兩頭起者及腰簷俱為榮也堂深三說不同並

存之以俟考直謂遙當之洗在東方則沃洗者宜西面故水在洗東

疑義註周制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疏匠人夏后氏世室此謂

宗廟路寢同制雖不云兩下為之彼下文云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重屋謂路寢殷之路寢四阿則夏之路寢不四阿矣當兩下為之是以檀弓孔子云見若覆夏屋者矣鄭註云夏屋今之門廡漢門廡兩下為之或名兩下屋為夏屋夏后氏之屋亦為夏屋鄭云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兩下而周之天子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云升自屋東榮鄭以為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雷也周天子路寢制似明堂五室十二堂五圓下方名四注也諸侯亦然故燕礼云洗當東雷鄭云人君為殿屋也

廷華案賈說與考工之義不符蓋賈之引考工固以夏之世室証夏屋以夏世室之不四阿証夏屋之兩下也據考工註初以世室為宗廟以重屋為王宮正堂及大寢以明堂為明政教之堂是鄭本以三者為各異其制也後又云互言之以明其同蓋鄭已自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異同矣賈又據之以為同制又因殷言四阿夏不言四阿遂以世室為兩下而不四阿以為夏屋兩下之証是以鄭所謂夏屋者即夏之世室也又不敢明謂周卿大夫之屋與夏天子之制同乃據漢門廡之制以亂之而因混其辭曰或名兩下屋為夏屋夏后氏之屋亦名夏屋是一是二其說若在疑似之間而本意不過以夏下字相似故認世說即夏屋尔不知世室之制考工明言五室九階鄭註亦明言東西南北是世室固四面屋也以四面之屋為兩下之制則兩旁室階與屋脊相直非制也其不言四阿者如鄭互

文之說尔若因不言四阿遂謂不四阿則考工世室
曰室曰階曰窓曰門堂而重屋俱不言及豈遂可謂
重屋無室無階無窓無門堂耶世室為夏天子之制
既不可以周之卿大夫僭之五室無兩下之制豈又
可以漢門廡之制雜之况檀弓若斧註謂上銳如刃
是誠兩下也若又以夏屋為兩下不重複耶 又案
明堂之制不傳此疏五室十二堂蓋本大戴記九室
十二堂之說而小變之尔 說詳周禮
太史職 余即考工言之
考工先言五室又言內有九室外有九室據註以內
為路寢外為朝堂又以正堂路寢皆如明堂制則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堂特九室四方及中央正室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
其四隅四室即月令所謂个朱子謂青陽左个即左
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
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即左堂之左个蓋其制莫攷故
特約畧考工九室言之賈因考工言五室又因月令
有十二月之居遂舍攷工九說室第以為五室十二
堂不知五室即在十二堂之中而十二堂即九室之
制也又賈既以榮為搏風則榮之非雷甚明按檀弓
云池視重雷孔疏謂天子屋四面皆有重雷此即鄭
四注之說也又云君龍帷三池諸侯去後雷故止于

三也則惟天子四注焉得混之曰諸侯亦然又喪大記云大夫二池士一池據孔疏大夫前後二雷士尺前雷又賈引喪大記升自東榮孔疏以榮為屋兩頭記又云降自北榮則不特東西有榮北亦有榮榮與雷固並設而不同也按彼言北榮則棟下自南及北皆有腰簷雷則在每方之中也且殿之名始于秦周則曰堂鄭註燕禮直曰人君殿屋是以後世之制說經賈又引之不更悞耶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訂義註墉墉疏喪大記與士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嘉禮異于凶禮冠時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經許云及韎為妹韐音閻註今文纁皆作熏

訂義註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纁裳

淺絳裳純衣絲衣也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

韎韐韞韐也士韞韐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

因以名焉令齊人名藉為韎冠弁不與衣陳而言于

上以冠名服耳

疏士玄端自祭以爵弁服助君祭爾雅茹蘆茅蒐孫註一名藉可以染絳

此文上下陳服于房冠弁在堂下是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王並言者以冠弁表明其服爾合韋為之者韐韋旁着合也

疑義註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九染絳一入謂之緇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

纁朱則四入與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
 同色韜韜之制如鞞疏云爵弁者冕之次者九冕以
 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漢有疏爵弁制大同唯
 無旒又爵色為異又各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
 得冕稱爵弁前漢平故不得冕名次于冕其色赤云
 云者七八為緇若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
 緇是赤入黑再入黑故曰其色赤而微黑也如爵頭
 色者赤多黑少也以緇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鐘氏
 緇也此言赤者對文為赤若將緇比纁則又黑多矣
 故巾車云崔師鄭云黑多赤少之色是也三十升者
 取冠倍之義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
 三十升朱色故鄭約之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然上
 經有朱色故鄭約之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然上
 註以解玄緇故引鐘氏染黑法此註解纁故引爾雅
 染赤法也純緇衣者鄭解純字或為纁或為色兩
 解不同者皆望經為註若色理明者以纁解之若纁
 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玄衣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色理自明則以纁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
 註云純寔緇字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
 以經言純帛然理自明故鄭以色解之論語麻冕禮也
 以共純服然理自明故鄭以色解之論語麻冕禮也
 今也純以純對麻然理自明故鄭以色解之論語麻冕禮也
 緇也純以純對麻然理自明故鄭以色解之論語麻冕禮也
 色者則多誤為純字但緇布之緇多在字不誤紵帛之
 紵則多誤為純字但緇布之緇多在字不誤紵帛之
 玄端服及深衣長短等皆以布為之據朝服皮弁服
 五升布玄端亦朝服之類則皮弁亦天子朝服深衣
 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唯冕與爵弁服為冕服之次故
 云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純服爵弁服為冕服之次故
 知其用絲也先裳後衣云者衣在上應先言衣今
 退衣在裳下者若衣與冠同色者先言衣後言裳今
 爵弁與衣異故退純衣于下使與帶色同也韜之制
 似鞞但有飾無飾為異爾易困卦九二朱韜方來利
 用享祀是祭祀之韜也又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韜夏
 后氏山殿火周龍章鄭云後王欲飾天子備焉諸侯
 火而下卿大夫山七韜韜而已是韜又與緇異以制同
 韜一名韜韜一名韜韜而已是韜又與緇異以制同

士冠禮

經堂

飾異故曰黻之制似鞞也但染章為黻之體天子與其臣及諸侯其臣有異詩云朱芾斯皇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詩又云赤芾在股是諸侯黃朱玉藻再命三命皆云赤黻是諸侯之臣亦用赤黻易困卦九二云困于酒食朱黻方來則用享祀鄭註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為土此二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為體離為鎮霍四爻為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為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是文王將王天下制用赤黻故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天子三公諸侯同也困卦困于酒食朱黻方來又曰天子三公諸侯不朱黻諸侯亦同色者其染之法同以淺絳為名是天子與其臣黃朱為異也疏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詩云戎朱孔揚毛傳云朱深絳也故泛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

廷華案三禮圖爵弁如冕而無旒此即周禮弁師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所引叔孫通圖說也諸家群導之愚按說文曰冕之言俯後仰前俯主于恭今前後平何以為冕賈亦自知其不得冕名而猶以冕為說何也據說文云弁本作笄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今聶崇義圖載舊說皮弁高尺二寸其形頂銳而武寬與說文釋名說合後漢志言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如爵頭色其長與皮弁等曰如爵形則其頭銳亦與皮弁等曰前小後大當是頂之銳在前三禮圖不能明繪其狀耳要之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其所謂一名冕當即說文所謂笄

士冠禮

論經堂

玉篇以冕為弁謂所以攀持髮則與冕之用又不同
漢人因冕記冕叔孫通輩遂造為前後平之說以解
名弁不名冕之義鄭玄附之又刪後漢志如爵形之
說而只以如爵頭色為說訛以傳訛其弊如此 又
案朝祭之服其色非玄則素惟蜡則黃論語緇衣素
衣黃衣其大概也此經素衣皮弁據註以為視朔之
服據郊特牲則素衣皮弁為送終之服又服與冠色
大略相似皮弁以素服則爵弁以玄衣可知鄭不過
意會言之其理甚淺自賈言之乃為絲理色理明不
明之說其說頗有未確者蓋如賈色理之說第當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爵弁玄衣蓋以爵弁微黑尚萬一之似尔乃不言弁
而言裳而曰上玄下纁色理自明不知天玄地黃固
有定配而纁寔非黃爵亦非玄天官染色理何以能
人詳之明又如此經下言玄端亦玄衣尔其裳則曰玄曰黃
曰襍則玄衣之裳色理甚多何以明之至所引媒氏
註改純為緇據鄭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其說似矣
然據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則媒氏註已與昏禮經文
不符賈乃為回護之辭以為士用玄纁庶人用緇據
鄭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則士與庶人之分不過
在陰陽之備不備耳不知人無尊卑陰陽則一士陽

也庶人亦陽也士妻陰也庶人妻亦陰也則其昏亦
孰非陰陽之備而象與不象乃不同如此豈以庶人
之賤遂可舉陰以廢陽也鄭註周禮染人以玄纁為
天地之色賈以天玄地黃解之是玄屬天陽也纁屬
地陰也此又以玄為陰不已自為異同耶賈既悞于
其說而又為之說曰布色為緇帛色為紕然如此經
曰緇帶註疏未嘗以緇為紕是即賈所謂據布為色
則為緇字也但據玉藻大夫已上皆曰素帶士練帶
傳云素熟絹也練緇也又居士錦帶弟子縞帶據尔
雅治絲曰織織緇也緇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未聞以帶為布者帶既非布而亦謂之緇則其說又
不可通矣又案周頌云絲衣其經載弁球球此助祭
之服則爵弁之為絲衣可知鄭以絲衣釋之其說直
而不曲賈乃曲其說曰襟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玄端
亦朝服之類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
知用布此言他服皆用布也蓋因朝衣用布有襟記
可據餘則無可引據故為之說如此玄端句勉强湊
合不必論矣至此經註疏堅執為諸侯之士禮則與
天子之朝服何涉又其說曰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
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有絲言爵弁服

應用絲也故周禮司服職天子吉服自祀昊天上帝
至羣小祀皆冕服不聞以爵弁祭則王后之蠶第共
冕服而已何足為爵弁絲衣之証 又案先裳後衣
或是錯簡或是筆悞理無大碍何事深求如中庸云
設其裳衣豳風云制彼裳衣此類甚多欲一一而晰
之非謬則鑿于經義仍無補也如此篇筮日內西面
二字在坐字下註以為就下卦者西面文理乃致不
通此不待辨矣但同色之說則尚有不可解者據云
明衣與帶同色然如下文玄端緇帶衣與帶亦同色
也何以不退玄端于襟裳之下據云衣與冠同色者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先言衣然如下文皮弁服註以為衣之色象焉是衣
冠同色也乃經不但不先言衣且不言衣又何也據
疏以皮弁服與冠同色故不言衣然如下文冠者易
玄冠玄端則亦同色也而又言衣不可見賈說之妄
乎 又案玉藻一命緼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
赤黻蔥衡又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常詩疏云士服
爵弁以黻鞞配之服冕者以芾配之其制同但尊祭
服故異其名是鞞黻之制同不可第謂之似也據孔
子之言禹也曰卑宮室而致美乎黻冕是黻冕並言
也此經亦合爵弁黻鞞言之故孔頴達以黻為冕服

以黻鞞為爵弁服又據詩云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是皆朝覲之詩諸侯來朝皆冕服則黻固朝服而不僅為祭服明矣明堂位通篇皆言魯兼四代天子之制惟夫人不祿王后尔則何一為諸侯之制而况乎大夫士其所謂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當亦是天子之制而魯兼之蓋以魯之僭竊為亂臣賊子之地何嘗為諸侯大夫正名分設哉鄭註既非賈又遵其說而不達也何又據小雅云黻鞞有奭以作六師則黻鞞又天子之戎服不第屬之士也 又案鄭蓋因困之互卦為離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易註造為不經之說如其說則二為日體四又受命而興是升象也是泰運也何以猶謂之困何以猶謂之剛掩二又何以謂之征凶四又何以謂之來徐徐謂之困且吝謂之志在下若以文王偕天子之制又以易緯不經之說訓經是誣聖人矣夫困之為象據彖以為剛掩剛者二四五爻也掩者二爻在初六六三之中四五在六三上六之中陽為陰掩尔又坎得乾之二為陽兌得坤之上為陰坎在兌下亦為剛掩易理之要在扶陽而陽為陰掩如此此其所以為困也據乾卦例五為在上位之大人二為在下位之大

人則大人固指二五言困之象曰亨貞大人吉无咎
亨者嘉之會貞者事之幹處困而能以嘉會貞幹濟
之則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所以為吉蓋以濟困
之道勉之也是豈臣下得志之象至二五爻一曰朱
韍一曰赤韍斯干詩朱芾斯皇合天子諸侯言之蓋
同一朱韍而有純朱黃朱之分二之朱韍純朱之韍
指天子也五之赤韍黃朱之韍指大臣及諸侯也二
為在下位之大人而曰朱韍方來若以二為朱韍則
與來之義不符來者蓋指天子言之朱韍為天子之
服則所謂來者蓋天子寵眷及之陽與陽合而有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五為在上位之大人而曰困于赤韍者亦非以五
為赤韍也五有剛中之德何至自困特以二陽在下
以我之剛臨之又群陰煽惑于其間故為困于臣下
之象九四陽居陰位才不當位志雖在下而來者徐
徐是上有感而下無應故亦有困于金車之占金車
據周禮為上公之輅四之象也三陽俱處其窮故謂
之困若鄭註何嘗言困特言離耳亦何嘗言離特言
九二九四耳按離得坤之二爻卦以二為主所謂柔
離乎中正也鄭既舍困以言離復舍六以言九大象
已舛何論精微今即其說論之大夫之祿已厚又有

采地則其用大足何至于因離為日是也離之初九則非其体何得曰與日為体然尚借爻辭而為之說也至于四則拋去爻辭第言離象又借二爻朱核方來語為將王天下之象其以初為未也不過以天厨星求合酒食之意其以四為午也不過以離火赤求合朱乾之意至于鎮霍及易緯諸說不過雜湊成文侮聖悖經乃至于此此亦二經之厄哉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

訂義註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反也以素為裳辟其要一選中皮弁之衣用布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十五升其色象馬

疏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鈎領繞項黃帝則有冕皮弁至三五不

故曰象上古布十五升者朝服十五升布也喪服註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皮弁辟積無數也疏

皮弁服卑于爵弁故在爵弁之南

疑義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

按皮弁服不止視朔疏爵弁玄端

皆言衣此不言者以爵弁服與爵弁異故言衣此用

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說詳上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

訂義註不言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玉藻云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疏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以

士惟有一帶故三服共用之大帶所以來衣革帶所

以佩鞶及佩玉之等不言革者舉鞶有革帶可知冠
時用緇布冠不用玄冠故不言冠朝服亦得名端故
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正幅為之同
名也廷華案此大夫私朝之朝服早于朝君之弁故
在皮弁服南可者三等裳皆可服無分別也

疑義註此莫夕于君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
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
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疏陳三等裳者凡公侯伯

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皆分為三等故有三等之
裳可也者三等之士各有所當故言可以許之也莫
夕于君之服者按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夕深衣
是君朝朝服夕深衣矣下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朝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服與君不同故鄭註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玄端夕
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服玄端深衣
以聽私朝也此註云莫夕于君之服是士向莫之時
夕君之服左傳成十二年晉郤至曰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此云莫夕者無事亦無夕法有事則夕故昭十
二年子羊曰夕襄十四年子我亦云夕者皆是有事
非常朝夕之事也易其裳者彼朝服素鞶鞶同鞶色
則裳亦素此既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鞶則亦易之
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鞶不言裳故須言易彼云素鞶
此云爵鞶于文自明故須不言易也上士玄裳云云
無正文直以士有三等之裳故還以三等之士配之
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故上士服玄中士服黃下士
服雜裳但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黃也引易者証三
等裳是天地二色為之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不同者
禮窮則同也

廷華按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朝辨色
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

士冠禮

禮記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入內朝皆退夫曰日出是朝朝也曰退是無莫夕也據疏所引左氏傳則莫夕本非常禮故經不言而傳言之然按玉藻君夕深衣言大夫士亦如之鄭既主君臣同服之說則莫夕亦宜深衣而不應玄端矣况禮當言其常以冠禮之常反舍朝服之朝服而言偶然莫夕之衣恐無是理左氏說亦無玄端明文如子革之夕也王皮冠秦復陶己非復夕深衣之常尚可以之為例乎據玉藻則玄端為大夫私朝之服也又按註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蓋因經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裳有三色恰符上中下士三等之數故造為此說不足信也至以易傳天地之雜雜字擬此雜字而以前玄後黃釋之尤為傳會不經即如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與此經雜字義同不當以天地之雜為說又經所謂可者蓋以或玄或黃或雜皆可若果有三等一定之制何必曰可且經所謂雜當即玉藻所謂問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傳以紅綠碧紫言之蓋即論語所云紅紫不以為褻服也焉得第以為玄黃但裳色之雜古無可考闕之可也 又按鄭以爵為赤多黑少之色又以為即五入之緇此註則

以雜裳為前玄後黃如愚前說以玉藻雜帶準之則士不過緇以間色準之亦不過紅綠碧紫並無所謂爵色者賈造為鞞同裳色之說而因謂爵亦雜色豈以赤多黑少之色如裳之前玄後黃耶將以裳之玄黃本雜如爵之以赤入黑耶于經文鄭說固屬不符于已說又自為矛盾謬矣至大夫素裳等說特因玉藻言大夫素鞞鞞同裳色故以大夫為素裳又嫌與朝服同色也故又為之解曰禮窮則通不知鄭氏既以為君臣同服則諸侯以緇衣素裳為朝服大夫士宜無不然安得裳衣同色之理若以素裳與朝服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色則朝服為素服者是鄭謂天子大夫之朝服蓋皮弁服也皮弁服素積素鞞裳色同何窮何通之有

緇布冠缺頂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中幅長六尺皮弁

纓屬章玉反

訂義註緇布冠無弁纓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

其條纒邊組側赤也他果反方曰筐狹而長疏人髮長

不過六尺故云足以韜髮既云韜髮又云結之則韜

說乃為髻矣組纒纒邊為有弁者而設屈組謂以一

條組于左弁上繫定迄頤下右相向上仰屬于弁屈

士冠禮

士冠禮

語經堂

繫之有餘因垂為飾無筭者以二條組兩相属于缺故經云組纓属于缺也六物者緇布冠至属于缺者為一物纁為二物皮弁爵弁筭三物四物組紘皮弁爵弁各有一為二物通前四為六緇布冠無紘諸侯始冠有之纁邊以緇為中以纁為邊而織之也其筭當用象

疑義註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緇布冠無筭者著類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緇亦由固類為之耳今未冠筭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也滕薛名齒為類屬猶著纁今之幘梁也終克也疏緇布冠不言筭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無筭也著類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結項亦無正文以經云類明于項上結之也隅為四綴以固冠亦無正文以義言之既武以下別有類項明于首四隅為綴上綴于武類項乃得安穩也項中有緇亦固類者亦無正文以義言之類之兩頭皆為緇別以緇穿經中結之然後類得牢固固類象所生者漢時卷幘亦類之遺象所生至漢時也滕薛名齒為類者漢時滕薛二國云齒齒卷幘之類亦遺象故為况也幘梁亦漢法俱未審

廷華案詩傳以類為弁貌朱子集註因之未聞其為冠弁之飾此註言著類則寔有物矣疏謂著類無正文約漢卷幘而知則註自著類以下皆著卷幘法也據註言未冠筭者著卷幘當即後漢志所謂句卷屋雜記所謂鬢首據後漢志言古者冠無幘加首有類

士冠禮

禮記

故詩云有頰者弁又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句卷屋者示尚幼也據雜記女未許嫁年二十而弁燕則髻首註云猶若女有髻紒疏謂既笄之後燕居則去笄而髻首謂分髮為髻紒合兩說及此註參之則未冠笄者有卷幘無屋幘句卷屋及髻首髻紒凡五種鄭以卷幘槩之豈鄭時只有句卷屋又謂之卷幘未冠笄者皆服之其髻首髻紒則古法與然據後漢及隋志幘起于秦孝文崇其中為屋又言元帝額有壯髮不敢人見乃服幘則幘及未冠者之幘皆後世法安得以幘混加之三代之緇布冠况卷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為未冠笄者所着當與此經之紒相準今紒自在將冠之首何得又在緇布冠又况緇布冠為初加之冠安得仍用未冠之幘鄭既以漢法訓經疏又舍漢法而自為之說故鄭云隅為四綴以固冠實則不言固冠而言頰項安穩鄭云項中有緇實則曰頰之兩頭有緇則注疏之說固不符也或疑缺即項中有緇之緇與弁師延紐同所謂小鼻貫笄者也經云纓不屬于纓而属于缺者以緇布冠無笄也項在武後以近項為名耳缺項本在冠此經蓋為纓属于缺故連及之非別有缺項同在此篋也特并注疏說存之以備

參考 又案注第言缺讀為預未嘗謂缺字作預字

今本于注疏中缺字俱改作預字不知作涌于何人

柳寔于簞 柳莊一反 簞音丹

訂義註簞筭 音嗣也 疏鄭註曲禮圓曰簞方曰筭方圓

有異云簞筭共為一物者舉其類也

蒲筵二在南

訂義註筵席也

疏筵席也者鄭註周禮司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然散言之筵席通

矣前敷在地者皆言筵藉取相承之義故諸席在地者多言筵也 疏筵之者一為冠

于即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為醴子即下云筵

于戶西南面是也在南者最在南頭對下服北也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華案下側尊言服北則緇布冠缺項篋以下三者俱

在房中服南席則最南耳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篋寔勺解角和脯醢南上 甒云甫反解之

致反和音四註古文甒作廡音武

訂義註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立酒

服北者纁裳北也篋竹器如筴 力呈反 者勺尊升所以

斟 九于反 酒也爵三升曰解和象如匕以角為之者敬

滑也南上者篋次尊豆次篋 疏上陳服纁裳最北

知筴舉漢法言之爵三升曰解者按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

對爵辨有異散文則通故以爵名解士喪禮用木和彼喪禮反吉也篋次尊豆次篋知然者尊在服北

士冠禮

禮記

南上是泛南北向陳之以尊教氏曰甒瓦甒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

升則東面匱素管反坫于念反註古文匱為墓坫為檐

訂義註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笋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冕服弁各以其等為之士之皮弁又

無玉象邸飾籩竹器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

在堂角疏上文冠以表服其冠寔不陳故畧言其冠此專為冠言之是以并引皮弁以下之事按

弁師註云各以其等纁存玉璣如其命數也侯伯纁

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

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纁玉皆朱綠韋弁皮

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璣飾

四三命之卿璣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二玉亦二采

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庶人吊者素委腕其

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彼具言之

今此註畧引之以證士皮弁無玉以象為飾之意坫

在堂角者坫有二文一謂明堂位云崇坫康圭及論

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坫在廟中有之以亢反爵疏有

之屬此篇言坫者據堂上角為名故云堂角

司三人各執其一在階以待冠事實未入南面向賓

賓在堂亦以向賓言弁則東面據中言之也廷華案

下賓降階受冠則在西階下之西

疑義註爵弁制如冕黑色無旒緇布冠今小吏冠其

遺象也疏緇布為士初加之冠冠訖敝之而不用庶

人則常着之故詩人云臺笠緇撮是庶人以緇布冠

為常服也

士冠禮

語經堂

廷華案爵弁如冕而無旒說上已詳之又上注言爵
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緌下纁履注則以為與纁同色
巾車注又以為黑多赤少此又第以為黑色者蓋因
弁師五冕皆玄此注既以為如冕故以黑言之不覺
自為矛盾耳 又案冠而敝之說下記詳之此注謂
如小吏冠其制莫考疏謂緇布冠庶人著之故詩云
臺笠緇撮按都人士詩曰狐裘黃黃又曰充耳琇瑩
又曰民望曰君子曰尹吉皆指衣冠貴家言之並未
言及庶民况謂之人士則卿士吉士皆在其中豈緇
撮獨隸之庶民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二

士冠禮

論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三 士冠禮 第三册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主人立端爵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 阼才反

訂義註立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 才各反 東階所

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墻謂之序 疏尔雅文 疏此與上所

陳予加冠立端服亦一也直當也謂當堂東序墻也

疏礼祭服用立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

故云士入廟之服也

兄弟畢袵立立于洗東西面北上

訂義註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位在洗東退于

主人

疑義註衿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鞞不爵鞞者降于主人疏上下皆玄因士有緇帶故鞞亦言緇其寔玄也降于主人者鞞弁同色主人尊故也兄弟用緇鞞不用爵鞞兄弟卑故云降于主人也

廷華案經文既曰畢鄭又以衿為同文似重疊教氏以衿為論語衿絺絺之衿蓋以衿為單衣其說是也但主人言玄端爵鞞兄弟言畢衿玄擯贊俱言玄端惟賓言如主人服豈同一玄端而仍有等次耶然據上筮日有司如主人服為期如宿服則有司之服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主人等兄弟當亦如之豈至正冠乃有異同且同一玄端未聞又有分別尊卑之處也若因文有詳畧遂為是說則主人言鞞不言帶豈得謂主人無帶耶此不過曲以申其降一等之說是不可從

擯者玄端負東塾

訂義註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疏擯者事在門內故知在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向主人也教氏曰賓言如主人服贊言玄端互文

疑義註此不合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主人與兄弟不同故特言玄端與下贊者玄端

從之同言玄則此擯者是主人之屬中士若下士也
故直舉玄端不言裳也說見上擯相事在門內故知在
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向主人也

廷華按疏特以此証降二等說所謂鑿空穿渠也要
之同一玄端此外尚何分別尊卑之處耶故存教說

以正之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紒音界註古
文紒作緒

訂義註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
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疏冠事
未至故言將冠者也疏童子不帛襦袴不衣裘裳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緇布衣以錦為之緣也錦紳以錦為大帶也并紐
者亦以錦為紐紳之垂也錦束髮者以錦為摠朱錦
者童子之錦皆朱也紒結髮者詩曰總角州兮是也
以童子尚華飾故衣此也教氏曰朱子云中東西之
中當戶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疑義註外門大門外

廷華案此候當云外
門之外謂大門外

疏賓與主

人尊卑同故得如之贊者皆降主人一等其衣冠雖
同其裳則異不得如主人故別言玄端也若然此冠
兄弟及賓贊皆得玄端特牲主人與尸祝佐食玄端

餘皆朝服彼助祭在廟緣孝子之心欲得嘉賓以事
其祖祢故朝服與王異也說見上

擯者告

訂義註告者出請入告廷華案擯在內塾介為通之
乃告主人于阼當東面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

訂義註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

疑義疏主人在西出則以西為右入以西為左也

廷華按主人在東階何有主人在西之說况出以東
為左二語東西出入皆然不必西出始以西為右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

訂義註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音之贊

者隨賓疏前為賓拜訖今又揖者為主人將入先故

又與賓揖乃入也疏贊者隨賓後不見更與贊為禮

故知也

每曲揖

訂義註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
揖疏此見入大門東嚮入廟也入外門將東曲揖者

至主人南賓在北俱向東是一曲故一揖也至廟南

主人在東北面賓在西北面是曲為二揖故云直廟

將北面又揖也通下將入廟凡揖三也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訂義註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疏主人將

右敬背客宜揖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之大

節又宜揖廷華案教氏謂賓入門而左少進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一在北揖此蓋因鄉飲酒禮

賓入門左北上無入門將右曲之揖故為此說若此經則當從注說也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訂義註主人賓俱升立相鄉鄉許亮反又作嚮疏主人升堂

不拜至者冠子非為賓客故異于鄉飲酒等也教氏

曰序端北當序也賓不言升省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賓先升言序不言端可知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註古文盥皆作浣

訂義註盥于洗西由賓階升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

上尊于主人之贊者疏此贊者賓之贊冠者不在堂

贊者升即位于房中與主人贊者並立疏以其與主人之

贊者俱執勞役之事故先入房並立待事故鄭云近

於房事也由賓階升者明其同于賓客也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訂義註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適子冠于阼少北辟

主人

疑義註主人之贊者其中士若下士疏以主人上士為正故曰其屬中士若主人是中士贊是其屬下士為之賓贊冠者同

說詳上

將冠者出房南面

訂義註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

贊者奠纚筭櫛于筵南端

註古文櫛為節

訂義註贊者賓之贊冠者也疏前六物同一篋陳于房今將用之故贊冠者取置于將冠之席南擬用若然六者俱用不言纓紘等四物可知也服不將來置于席南者皆加冠訖還房中隱處加服訖乃見容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疏知贊為賓之贊冠也者贊冠者主為冠事而來故知取弁纚是贊冠者之事若非賓之贊者則云主人以別之下主人之贊者是也

疑義疏櫛盛于篋今亦并篋將來置于席南端也

廷華案經不言篋及篋則仍在房中席端不足以容之也疏說未的

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

訂義註即就設施疏二者勞役之事故贊者為之廷華案設纚有固髮之筭在

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

訂義註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教氏曰賓為己事降故不安

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

注古文壹皆作一

訂義註揖讓皆壹者降于初疏初位謂初升序端也賓筵前坐正纓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訂義註正纓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冠緇布冠也疏親之者贊者前已設纓訖賓又親為正之疏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傍九等為階則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教氏曰東面授則賓當西面授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

廷華案疏謂士堂高三尺階三等則每等各高一尺也由堂降一等則上去堂一尺下去地二尺降二等則上去堂二尺下去地一尺降三等則上去堂三尺下去地矣三加賓降三等注謂下至地是也據此言之則升者本合堂上為三等降者亦合地上為三等除堂及地中間止有二等階初加賓降一等是去堂一尺去地二尺之階也執冠者升一等是去地一尺去堂二尺之階也中間二等階升者降者各占其一二等上下相接中間並無隙地注乃云下一等升一

等則中等相授其說若以二等之中又以中等可為授受之地者如此則除堂及地中間當自為三等階降一等去堂一尺降二等去堂二尺降三等去堂三尺再降一尺然後至地則堂當高四尺如司儀為壇三成高四尺乃得如鄭氏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之說也然天子堂高九尺降殺以兩士止應三尺何得有四尺之制乎鄭蓋第知三尺為三等階升降各占一等則中間應有一等而其合堂與地為三等之理曾未之思耳或以二等相授不免太迫然東西迓受當自舒展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

項丁浪反

訂義註進容者行翔而前鷓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疏曲禮云堂下不趨室中不翔則堂下固得翔矣大夫濟濟士蹌蹌皆行容止之貌故知進容謂行翔而前鷓焉至則立祝者以經祝下乃云坐如初故祝時立可知筵前坐是初坐也

疑義註卒謂設缺項結纓

廷華案缺項本在冠上

說詳此特結纓而已註悞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

註義註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也

疏對前出房故云復前出為待賓命此出為觀衆也
觀衆者以其既去童子服著此玄端或人之服使衆
觀知也廷華案亦易黑屨出房以待再加不特觀衆
也下言容此不言容者蓋弁服尊故威儀有加此第
觀衆以服備而已

註云觀衆以容体刪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筭賓盥正纓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
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

訂義註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疏即筵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櫛者坐訖當脫緇布冠乃更櫛也設筭者凡諸設筭
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筭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
固冠之筭今此櫛訖未加冠即設筭者宜是紒內安
髮之筭也若安髮之筭緇布冠亦宜有之前櫛訖不
言設筭者以其固冠之筭緇布冠無筭而皮弁爵弁
有筭上文已陳訖今若緇布冠亦言設筭即與皮弁
爵弁相亂故緇布冠不言設筭其實亦有也若然緇
布冠不言設筭而言設纓皮弁言設筭不言設纓互
文見義明皆有也其固冠之筭賓加弁時自設之可
知疏如初者加緇布冠時有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

對賓盥卒讓升主人升復位賓筵前坐之等此皆不見經省文如之而已故云為不見者言也定右相屈繫擬解時易為繫屬之也廷華案坐冠者與贊者俱坐也去緇布冠恐髮亂故重櫛之纒則一纒也
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

訂義疏謂冠者加皮弁訖而賓揖之也上加緇布冠上加時直言出房不言容以再加弥成其儀蓋繫故言容其寔彼出亦是容故鄭註云觀衆以容鞞也
廷華案此言容所謂服脩而後容鞞正也疏上出時亦是容說詳上此刪又據疏則註當有觀衆以容體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說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訂義註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客出疏餘皆緇布冠見訖皮弁如之而已疏卒紘客出惟皮弁有之故知其他為此二者也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訂義註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疏冠即緇布冠也不言緇布冠者可知皮弁具言者以有爵弁之嫌然不言爵弁者著之以受醴見母兄弟姑姊訖乃易服故也疏贊冠者奠櫛主人之贊者設筵故知徹

還遣之

筵于戶西南面

訂義註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疏知主人之贊者設筵上筵于東序已遣主人之贊者故知也室戶西者以下記醮于客位在戶西醮醴同處故知戶西也廷華案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扃明堂位註云扃東西當牖戶之間是天子朝諸侯之位在堂東西之中賓位亦如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

注古文葉為揭

訂義註洗盥而洗爵昏禮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隅篚在洗東北面盥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疏凡洗爵者必洗盥盥有不洗爵者經經言洗明盥手乃洗爵故云盥而洗房中有洗則前設洗于庭者不為醴也葉柶大端者謂扱醴之面柄細故以為柶大端此與昏禮賓皆云面葉者此以賓尊不入戶贊者面葉授賓賓得面枋授冠者冠者得面葉以扱醴而祭昏禮二賓亦主人尊不入房贊者面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賓得面葉以扱祭至于聘禮禮賓宰夫宴解以禮加柶于解面枋授公者凡醴皆設柶聘禮宰夫不訝受公側授醴則還面枋

以授賓故面柄也

疑義註側酌者言無為之荐者疏無為之荐者謂無人為之荐脯醢還是此贊者故下直言荐脯醢不言別有他人明還是贊者也昏禮贊酌醴是贊者自酌自荐經雖不言側酌側自明也

廷華案側即上文側尊側字彼註以側為特謂玄無酒也此經言側酌醴亦謂特酌醴而無玄酒其義甚明與脯醢何涉註以側酌為贊者獨自酌之其說可通若謂并以明下文脯醢為贊者獨自荐之則鑿矣按下經脯醢固即為贊者所荐然亦只宜于本文下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註明何必牽紐此經側字致與上側尊註自相矛盾耶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柄筵前

北面

柶皮命反
古文作柶

訂義註戶東室戶東疏知室戶東者以冠者筵室戶西賓自至房戶取醴酌醴者西向以授也

廷華案父醴子而賓主之者以父子不可行揖拜之禮猶燕禮以宰夫為主人也又云加柶為面柄申之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

訂義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于西序之位東

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于答主人疏上冠者筵西南
面自知以解拜還南面也知賓東面在西序者上文
賓與主人相對本位于西序也異于答主人者按鄉
飲酒鄉射賓于西階北面答主人拜今此以西序東
面拜故異也廷華案疏云昏禮賓聘禮賓皆云拜送此云答拜不云拜送者彼醴是主人之物故云拜送此醴非賓物故云答拜也愚謂主物賓物其說近鄙刪若云此與主人禮不同則合矣

薦脯醢
訂義註贊冠者也疏上酌醴是贊冠者此亦是贊冠者也廷華案脯籩豆寔昏禮注云薦進也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二興筵末坐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觶興賓答拜啐七內反捷初洽反又作鍾又

作板注古文呼為呼

訂義註捷柶扱柶于醴中其拜皆如初疏祭醴二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筵末坐者為醢于客位敬之至也醢冠者疏移此

廷華案以柶祭扱醴以祭也捷柶于醴中是鍾柶醴中以祭畢不用也又此經始言祭祭畢則興筵末啐醴啐與祭不同位禮有隆殺也啐畢奠解拜雖不卒爵亦與拜既之禮同也又執觶興者蓋將奠于脯醢之東下所謂薦東是也曲禮醢醬處內又云蔥濟處

士冠禮 詒經堂

末又云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按周禮醢人註有骨
為齶無骨為醢所謂肉醬也則醢之處內可知胸即
脯應在左上文言冠者在筵西降蓋降而拜也脯醢
在東故又執觶以奠于東薦則此之奠觶乃為拜而
暫奠下奠觶則待徹也兩奠字不同前奠字即下註
所謂奠將舉者于右也後奠字所謂奠不舉者于左
也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
面見于母見賢
遍反

訂義註薦東荐左允奠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疏荐東荐左者據南面為正奠將舉者于右者若鄉
飲酒鄉射是也此文及昏禮禮婦是不舉者于左皆
奠之于左也

疑義註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
入廟由闈門疏宮中之門曰闈門母既冠子無事故
不在門外今子須見母故知出闈門也雜記云夫人
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鄭註云宮中門曰闈門為
相通者是也

廷華案經明言適東壁見母則母在廟中可知婦人
廟中之位本在東房之北堂今不在北堂而在東壁

者蓋兩贊者方有禮事于房母時無事故在此也案
堂北及東西皆有壁此東壁當與北階近也注闈門
之說不合疏云既冠無事故不在門外其意蓋以未
冠之前母有事在門外既冠則在不外文曰今子須
見母欲出闈門母既不在門外則出闈門何益是蓋
以母不在闈門外者已入宮也故子必出闈門入宮
見之尔至雜記入闈門蓋夫人奔喪之禮以其已嫁
而奔喪故本國待以侯禮夫人不敢當故自闈門入
宮非入廟也據檀弓殷殯于祖鄭以奔喪而在廟遂
舉此為婦人入廟之例不知奔喪本非常禮又周殯

昭文張金吾曰定續經解

在寢而不在廟惡得舉以為例且賈以母不在門外
釋鄭註母在門外之文則更誤矣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訂義註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挾拜疏舉子以見例義也

廷華案儀禮例先言拜受後言拜送蓋送者手有所
執勢不能拜必待授受之後始拜受者不拜不敢受
故先拜後受以後手有所執亦不能拜也但是尋常
授受禮母子亦行之者所謂成人而與為有禮故
以授受常禮行之非特拜之謂下言母又拜者註所
謂挾拜婦人拜禮之常也既與為禮故以常禮待之

士冠禮

論語

或曰此下當有子又拜之文故母又答之蓋子既冠當拜見其母也存參或問禮記冠義吉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則母與兄弟固先拜之也先儒多疑母拜子之說說者或謂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疏或謂母有送子之義故伸斯須之敬呂氏或謂此為適長子與祖為髀故禮之異于衆子石梁其說王何如曰孔說是也送子之說固非若與祖為髀于理亦未順也王氏蓋第知與祖為髀可為成人句作解而不察與為禮之義故記與經之義俱不明夫與者非一人為禮之謂吾與之共為禮尔若冠者不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母與兄弟拜之是母與兄弟禮之而冠者不為禮也何以謂之與明乎與之義則所謂拜之者蓋冠者拜母與兄弟俱拜所謂與為禮也平時以幼稚忽之故不為禮此以成人重之故與為禮豈獨拜之之謂哉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訂義疏此將與子造字之位也廷華案初位謂賓未入時阼階下直東序西面之位

疑義註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疏賓直西序則非初讓升之位主人直東序西面者欲迎其事闡字之言

故也

廷華案階上為堂序在堂側賓降直西序則在西階之東與序遙相直之地主人初位有二一為賓未入時待事之位上所謂阼階下直東序之位也一則初升時序端之位賓主面位常相向無上下此賓降直西序之位與初主人待事之位相向若揖讓升時本無位之可言况彼在階下之南與此賓在階下之東亦不相祿也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訂義註對應也其辭未聞疏賓字之者下文有字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又有某甫之字辭未聞不見冠者應辭也疏禮記冠義云既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教氏曰賓少進字之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

訂義註不出外門將醴之教氏曰贊者不從以當與冠者為禮

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訂義註此醴當作禮永深大與本此下有禮賓次門者謝其目勤勞也九字

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為之疏醴當作禮者對上文酌醴受酌等不破之次者舍之名行禮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更衣之時須入于次故云更衣處也按禮

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追于君之次註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又周禮幕人掌帷幙幄帟緩之事註云帷幙皆以布之四合象宮室曰幄葦席者士卑或用葦席是以雜記諸侯大夫喪皆用布士用葦席為之次亦當然

疑義疏此當為上于下之禮不得用醴禮疑脫賓字即泛

醴字周禮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鬯賓明不得以醴禮賓即為醴

廷華案司儀註上于下曰禮敵者曰賓上于下曰禮者即賈所舉天子禮諸侯之說也以上註疏俱謂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與主人同等此忽以為上于下之禮悖矣且即以為上于下矣則如聘禮是亦上于下也乃用醴則賈說又不足憑矣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

訂義註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疏末字先母見字訖乃見兄弟急于母緩于兄弟也兄弟位在東方此贊冠者則賓之類故贊者東面也疏知贊者後賓出者于見兄弟下始見之明贊者後賓出也出亦當就次待禮之也

疑義疏言贊者先拜冠者答之也

廷華案見兄弟不言拜下惟言答者蓋兄則冠者先拜而兄答之弟則弟先拜而冠者答之文不具耳注云見贊者西面拜則見贊者東面拜其義甚明也且經言見贊者拜則先拜贊者矣疏謂贊者先拜不但悖經亦與注說不符

入見姑姊如見母

訂義註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疏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廟在寢門外入見入寢門可知疏不言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見也不言者泛可知也

疑義註不見妹妹卑

廷華案北面之說是也疏補出父與賓全經疏惟此二語最為合理若妹則統于姊言姊則妹可知也如以為卑而不見則弟之卑與妹同何見弟而不見妹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摯見于君遂見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訂義註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疏易服者爵弁既助祭之服不可服以見君與先生等故易玄端也經云玄端則兼玄冠矣更玄言冠者以初冠時

服玄端為緇布冠服易服宜服玄冠配玄端故兼言
玄冠也朝服與玄端同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
名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正云魏文侯端冕
而聽古樂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諸侯視朝之
服則玄端以朝得名為端也疏擊雉也者士執雉其
當也

疑義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也疏玄
端則玄裳黃裳雜裳黑屨朝服玄冠玄端雖同但裳
以素而屨色白

廷華案周禮地官序官有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師閭胥比長是一鄉列官不止一鄉大夫也冠者當
無止見鄉大夫之理經特以鄉大夫槩之耳鄉先生
當合已仕未仕有德望者言注止言致仕之鄉大夫
未免脫漏 又案上注素裳說無據故存疑而不敢
信此疏又以朝服為白屨則據下文言素積白屨按
素積為皮弁服是白屨固皮弁服之屨也而賈則以
為朝服之屨是又以皮弁服為朝服也賈蓋因鄭朝
服素裳之說見下言素積白屨遂以素積為朝服之
裳乃合白屨為朝服之屨并不念及素積為皮弁服
而白屨亦皮弁服之屨尔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

訂義註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

疑義註即燕無亞獻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
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
夫三獻賓醴不用柶者泚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
允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疏特牲少牢主人獻尸
主婦亞獻為二獻此則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知即
燕者鄉飲酒未有燕故知獻後有燕各兩爵主獻賓
賓酢主主又先自飲乃酬賓奠而不飲是各兩爵也
一獻備有酬酢者昏禮舅姑饗婦一獻禮奠酬得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不旅婦酢舅是一獻備酬酢也鄉飲酒亦備獻酢
酬此無亞獻特牲少牢有亞獻雖不同得主人一獻
義類同故曰類士禮一獻者此及昏禮鄉飲酒鄉射
皆是一獻也鄉大夫三獻者按左傳季孫宿告晉侯
曰得既不過三獻又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大行人云
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以大夫三獻
士一獻其差也禮子用醴不泚故用柶也內則曰飲
者鄭註云曰目諸飲也重醴清糟者鄭云重陪也糟
醇也清泚也致飲有醇者有泚者陪設之稻醴以下
是也質者若冠禮子是也故以房戶之間顯處設尊

也

廷華案此一獻用醴啐而不飲雖謂之獻究與諸燕飲之獻不同其儀昏聘二禮並詳之註惟主獻賓一語為合經餘所引諸禮俱與此經用醴不符疏亦然但其說過繁特分條晰之如云一獻無亞獻是也但填入燕字則非經義疏又引少牢特牲以亞為獻之証則獻賓既與獻尸不同三獻又與一獻不同醴又與燕不同引之殊無謂也况經明言一獻何必以亞獻証所謂燕字非經義者蓋嘉禮有燕有食有饗食禮以食為主大行人云饗禮九獻禮傳謂体荐而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獻畢而止蓋以行禮為主也燕禮則以飲為主一獻之後坐而飲酒彼經所謂無筭爵也一獻之禮惟昏禮饗婦則曰饗然非大饗之饗饗禮極盛非士大夫所當行名同而實異也此禮賓之禮當與昏禮禮賓及上文醴子之醴同彼一獻後無坐飲之文則無燕可知彼經言酌醴加柶主獻賓啐此經第言酬賓一獻取脯蓋互文見義尔其脯與俎之不同則豐儉異宜如醴子或脯或豚原未嘗同也鄭妄以燕禮雜之疏又引鄉飲酒之燕為此註獻後有燕之証不知彼經無筭爵之文與此經明

醴何涉且據鄉飲玄酒疏云士冠昏禮禮賓用醴不
飲則賈固亦以為不飲也此以為燕則飲矣其說不
自相矛盾耶又賈所引昏禮一獻酢酬之說非不甚
明但據彼註云以酒食勞人曰饗則與此經醴賓禮
已大相懸殊不以昏禮醴賓之文證此經之醴賓而
反以饗婦証之何其不倫耶而爵禮成之說即承此
意言之皆非也又註以此經為少牢特牲之類是一
獻三獻獻賓獻尸用醴用齊舉之不同者也惡得而
類之賈又為之說曰一獻之義類同大以彼經亦有
一獻遂割其亞獻三獻而以為義類同其說混矣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賈因士禮一獻之說于古無據故以昏禮及射飲諸
禮証之頗似有據不知昏禮之饗與此經之禮不同
至鄉飲鄉射士禮之說之非彼經自詳之此不多及
又案此經禮賓之文不詳以昏禮禮賓經文準之
則應酌醴加柶鄭舍此不言乃造為不用醴故以不
用柶之說明所用者即內則所謂清而非醴尔不知
內則明言重醴清糟夫所謂重者清糟並設之意是
用糟固為醴用清亦為醴也豈舍醴言清而遂可掩
其醴之名乎鄭以重為陪者若謂此清為主而糟則
陪之是欲以醴之名專屬之糟以伸其不用醴之說

故曲折如此不自覺其與昏禮悖也 又案疏承鄭
元文質之說以冠禮禮子為質說亦頗合至以房戶
之間顯處設尊解質字之義則于文陽而質陰文顯
而質隱之理不符且如上醴子醴設于房並不設于
房戶之間顯處又何說耶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訂義註飲賓客而送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
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疏饗禮有酬幣聘禮
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束帛十端者禮之通例凡
言束者脯與錦皆以十為數兩鹿皮者當與聘禮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寔之皮同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又覲禮用
馬則國君或用馬或虎豹皮若臣聘禮則用鹿皮故
聘禮註云凡君子臣臣于君麋鹿皮可也若然兩國
諸侯自相見亦用虎豹皮也

疑義疏主人酬賓當奠酬之節行之註云束帛乘馬
亦不是過也大戴禮云禮幣采幣飾而四馬是大夫
禮多與士異也禮器云琥璜爵鄭云天子酬諸侯諸
侯相酬以此玉將幣則又異于大夫也凡酬幣之法
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惟于奠酬之節一行
而已春秋秦后子出奔享晉侯踈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註云脩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彼九酬皆有幣春秋奢侈之法非正禮也

廷華案疏所謂奠酬者謂如鄉飲酒禮主獻賓酢主又酬賓賓不飲而奠之也醴賓有獻無酬及酢何有于奠酬之節據聘禮禮賓奠醴後公乃用乘馬以束帛致之疏所引聘禮註束帛乘馬是也賈不言奠醴而言奠酬悞又彼註帛馬之說本為君主致饗及酬幣于賓之禮疏既引之又因大戴記說畧同遂以大夫禮多于士說斷之則混矣至秦后子終是八反說本是非禮賈亦自以為非正禮而又引之何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

與音預

訂義註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為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疏尊之者謂賓之贊冠者故遣為介也教氏曰此言于酬賓之後者明酬幣惟用于正賓也

廷華案主人之贊則主黨耳然自主人視之則亦賓也故註以衆賓言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踈賓俎

訂義註一獻之禮有荐有俎其牲未聞使人踈諸賓家也疏賓出乃言踈俎明踈于賓家

廷華案不殺則俎用乾肉殺則俎用牲當用豚如醮
子

疑義疏賓不言荐脯醢按舅姑共享婦以一猷有姑
荐則此一猷亦有荐脯醢可知經有俎必有特牲但
鄉飲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無擇人之義則不
用狗但無正文故云未聞

廷華案昏禮禮賓有荐聘禮君禮聘使亦有荐此禮
有荐之明証也疏舍此而以享婦言之是不可解又
俎寔固用牲然亦有乾肉者下經乾肉折俎是也
要皆以殺不殺為斷殺亦不過如下醮子用特豚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已賈以必特牲未免武斷至用狗不用狗擇人不擇
人之說本自無謂施之此經尤未當也

若不醴則醮用酒

訂義註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
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
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
酌而無酬酢曰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有二途若據
曲禮之文鄭註云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謹修其法
而審行之註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者謂若
杞宋之人居鄭衛鄭衛之人居杞宋若據彼註謂臣

去已國居他國不變已國之俗是以定四年祝駝云
殷人六族在魯啟以商政示不變本國之俗故開商
政示之皆據當身據他國不變本國之俗與此註引
不同者不求變俗義得兩合故各據一邊而言也教
氏曰醮與醴大意略同惟用酒而儀物繁為異冠禮
之始惟醴然少近于質故後世又為此醮禮與之並
行朱子曰此下為變禮

廷華案此下與醴異同詳畧之處須兩兩忝看下註
疏以上經補入語多不脩讀經者自知之不待辨也
疑義註醴亦當為禮疏自此以上說周禮冠子之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自此以下至取籩脯降說夏殷冠子之法上文遣子
冠于阼三加訖一醴于客位是周法今云不醴非周
法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國有舊俗可行也聖人者
即周公制此儀禮曰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祭祀之
禮若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求諸
陽者先合樂乃灌地降神也求諸陰者先灌地乃合
樂衛居殷地用殷禮則先合樂乃灌也居喪之服謂
若檀弓周之諸侯絕旁期降上下殷之諸侯服旁期
不降上下衛居殷墟亦不降上下哭泣之位殷禮無
文亦應有異也此醮用酒舊俗之法也故康叔居殷

墟當用殷法是以云茲殷罰有倫使用殷法
廷華案註不過以易醴為酒乃因土俗為之原未嘗
以舊俗為夏殷之政雖不如朱子說之確然亦一說
也經賈一疏不特累經且累註矣今以鄭所^謂舊俗者
言之據周禮大司徒以本族六安萬民註云本舊也
至彼經所謂俗者不過曰燬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
師儒聯朋友同衣服而已又土均職云禮俗喪紀祭
祀鄭土均註亦引曲禮此說而以俗為先王舊法余
因其于經義無碍且所謂先王者焉知不指文王武
王故存而不論賈乃據此以舊俗為夏殷則于經義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背矣夫政以在上言俗以在下言王制修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俗與政迥然有分土均禮俗
中即或有夏殷之制然行于周則為周之禮矣至所
引尚書左氏其說亦有未合者據康誥為武王誥康
叔之辭後人謂為周公之誥蔡氏辨之甚詳此疏亦
以周公戒康叔為說其謬不必言矣若篇中所謂司
師茲殷罰有倫者傳謂使有司師殷法之有倫者用
之是師即周監二代之意蓋辨擇去取非一概師之
也賈故伸其不變之說遂將彼經司師二字刪去第
曰茲殷罰有倫若專贊殷罰為有倫者非以割裂為

傳會即若據彼經先曰汝陳時臬乃曰司師茲殷罰
有倫夫臬法也即周法也言汝但陳周法有司則舉
殷罰之有倫者泰之是仍以周法為主非盡用殷法
也左氏之說亦然傳之言六族也曰法則固公用即
命于周是使之就周以受周公之法制也則雖有啓
以商政之說而法則曰周公即命曰周則是仍以周
為主豈惟商是從之謂要知自此以下皆以禮之變
者言之戒辭以下則以補上經所未及不必妄為之
說也 又案疏言祭祀以灌與合樂為例言喪服以
諸侯期服為例是皆諸侯以上之禮康叔居殷地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為不變殷之俗亦不過使殷民自安其舊而已若
舉諸侯之禮為例是并使康叔亦舍周家法制而轉
從殷斷無是理也至以不變俗有二途其說支離不
可訓另于禮記疑義詳之 以下疏言三代者並刪

尊于房戶之間兩甌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柄

訂義註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
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
之不忘古也疏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此用酒恐
醉因而禁之玄酒亦禁者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也

教氏曰玄酒在西尊西上也加
勺加于二尊之上而覆之也

洗有篚在西南順

訂義註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音勺

解陳于洗西南順北為上也疏上用醴之時醴之尊

在房今用酒與常飲酒同故洗亦在庭也故此直言

洗有篚在西不言設地不言設洗當東榮云云上已

有文篚亦以盛勺解者用醴在房庭洗與篚此用酒

庭洗有篚故周公辨其異但醴篚在房以盛勺解此

篚亦然故曰亦南順北為上者席之制有首尾者據

識之先後為首尾此篚亦云上者應亦有記識為上

下以其南順之言故北為上也廷華按疏言周法用醴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疏上不言設洗者上云醴用酒即連言尊文勢如此故不言

廷華案疏以上已言洗故不言洗蓋即指正冠之洗

言其說是在也中間忽為文勢說則使上無設洗之文

亦將因文勢如此而遂不言洗乎

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

訂義註始加者言一加一醴也加冠于東序醴之于

戶西同耳始醴亦荐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

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盥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荐

出自東房疏將自酌者上醴在房贊者酌授賓賓不

親酌此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也辭降如初如
將冠云云者用醴直有將冠時賓降無賓降取爵以
其酌在房故也今云如初者惟謂如將冠降盥之事
也若出自東房者用醴時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醢
用酒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廷華案此亦適房
易服出而醢之三加同

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

訂義註贊者筵于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
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于賓答拜贊
者則亦荐之疏如初者雖用酒異自外同也疏贊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亦荐之者經直云拜受答拜不言出荐之節故鄭別
言之亦當如醴于時荐也凡醴子醴婦并昏禮禮賓
面位不同者皆隨時之宜也廷華案疏本言時之便
但禮有一定節文非便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
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荐東立于筵西

之可言故以
宜字易之

訂義註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疏此
經雖用酒不同其于行事與醴子同但彼一加訖入
房易服訖出房待賓命此則醢訖立于席西待賓命
為異皆為更加皮弁也廷華案此不卒爵亦拜如醴

士冠禮

禮記

徹薦爵筵尊不徹

時廷華案疏周禮說則所引聘禮注
糟醴不啐說彼經另詳之此刪

訂義註徹荐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

因也疏下再醮攝酒明因前也明薦爵更設是後加

設于席前也故知前云徹荐為辟後加也教氏曰贊

亦皆冠者徹之入于房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

訂義註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疏有司徹云司宮攝

酒註云更洗盞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為撓謂更撓

攪添盞整頓示新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北面取

脯見于母折之設反
齊才計反

訂義註乾肉牲體之脯折其體以為俎齊嘗之疏前

二醮有脯醢更加此乾肉折俎言齊之者謂至齒嘗

之按下若殺再醮不言攝此經再醮言攝三醮不言

攝則皆有攝互文見義見母亦適東壁疏牲體之脯

者按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註云大

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揉之而施薑桂曰

鍛修若然乾肉與脯修別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

謂之乾肉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析為二十一体與

燕禮同故摠名乾肉折俎也教氏曰此乾肉亦縮俎而左胸右末其所祭即祭半尸者也亦振祭乃噲之惟言噲省文耳至菑謂之噲知味謂之嘗廷華案脯而可噲則亦火上為之如熬矣廷華按疏梁州鳥翅詳周禮此刪

儀禮筴義卷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儀禮筴義卷四

士冠禮第四册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寔于鼎設局寔

殺如字局古榮反局扛也寔又

歷反鼎覆也註今文局為鉉古文寓為密

訂義註特豚一豚也寔于鑊反戶郭曰烹音庚反在鼎曰

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烹與載皆合左右胙音坐反

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噲也

疏上醮用乾肉不殺此則取籩脯以降論醮子殺牲

之事殺言若者不定之辭也載合升者載在升後今

先言載後言升又合字在載升之間通言之者欲見

在俎在鑊俱合也設高寓者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
短則編其中按冬官匠人廟門容大高七个註云大
高牛鼎之高長三尺又曰闔門容小高三个註云小
高脚鼎之高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此豚鼎之高當
用小高疏特豚一豚者此特若郊特牲之特皆以特
為一也煮于鑊曰烹者按特牲云亨于門外東方西
面北上註云亨煮也亨豚魚腊以鑊各一巽詩云誰
能亨魚溉之釜鬻是鑊為烹也在鼎曰升在俎曰載
者按昏禮云特豕合升又云側載特牲亦云卒載加
七于鼎少牢云司馬升羊烹于一鼎皆是在鼎曰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在俎曰載文但在鼎直有升名在俎則升載兩稱也
故少牢云升羊載右胖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云乃
升註云升牲醴于俎也是在俎升載二名也割肺可
祭可濟者凡肺有二種一者舉肺一者祭肺就舉肺
之中復有三稱一名舉肺為食而舉二名離肺少儀
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也三名濟肺以菹濟之三
者主人為食而有也就祭脯之中亦有三稱一者謂
之祭肺為祭先而有之二者謂之剝肺剝切之使斷
三者謂之切肺切肺則剝肺也三者皆為祭而有切
肺離肺舉其形餘皆舉其義稱也廷華案諸禮牲皆

用右胖惟冠昏喪左右胖合用如賈所引昏禮特豚合升之說鄭註亦以為左右胖士喪小斂則曰特牲四鬻去蹄而胎脊肺又曰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胎亞大斂則曰豚合升鄭亦以為左右合升于鼎是左右合用也惟士虞禮特豚用左餘俱用右經文各為異同者蓋冠昏喪用豚其體小故合用之餘皆用右虞凶禮故變于吉而用左鄭以凡牲皆用左槩之無怪賈疏有夏殷之說也然如賈說以不醴節已下言夏殷法此又以夏殷為用左則不醴節後俱應尚左凡周法之東者俱應在西在西者俱應在東矣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經文冠者奠爵于荐東曰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則經文固猶是醴禮之東西也又房戶註則曰房西室戶東設洗註則曰當東榮始加註則曰加冠于東序醮于戶西筵西註則曰就東序之筵則註說亦猶是醴禮之東西也即賈亦第就經文註說而申明之未嘗以東者當易為西西者當易為東也豈夏殷之法獨用牲尚左餘則皆如周之尚右歟况據下言祭肺是周法若殷則祭肝矣則賈亦不能終守其說也

始醮如初

訂義註亦荐脯醢徹荐爵筵尊不徹矣疏此一醢與不殺同未有所加故云如初也廷華案殺不言醴則亦不醴也如初合醴與醢言

再醢兩豆葵菹羸醢兩簋栗脯

羸力未反註今文羸為蝸

訂義疏此二豆二簋增數者為有殺牲故盛其饌也按鄭註周禮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作醢及鷓者先膊乾其肉乃後判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甒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醢及菹之法也

廷華案羸蚌屬

疑義註羸醢蛻蚶蚶醢疏尔雅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蝸牛不可以為醢又尔雅云蚶羸蛻蚶郭景純註云即蝸牛並無蛻蚶醢之文以為尔雅文者悞按玉篇羸蚌屬蓋與螺同螺固可為醢也

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濟之皆如初濟肺

訂義註攝酒如再醢則再醢亦攝之矣加俎濟之濟當為祭字之悞也如初如祭脯醢疏周公作經取省文再醢不言攝以三醢如之則再醢攝之可知

疑義疏前不殺之時一醢徹脯醢為辟再醢之脯醢至再醢不言徹脯醢者以三醢上惟加乾肉不荐脯醢故不徹也今殺一醢徹荐爵再醢亦不徹荐惟徹

爵而已亦為三醮不加籩豆加牲俎是以祝辭一醮
亦云嘉荐至三醮直云籩豆有楚楚陳列貌是三醮
不加籩豆明文也

廷華案上始醮言用終言徹則始終俱備再冠三冠
之有荐有徹不言可知矣再醮無俎固荐三醮有俎
亦荐故三醮直言取脯其義甚明且使再醮之脯既
可為三醮之共則何妨留始醮之脯于再醮而必徹
之知始醮之所以必徹則再醮斷無不徹之理也賈
因再醮不言徹三醮不言荐故造此托空之辭然因
其不言徹與荐而即以為脯醢猶在則再醮時前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脯醢已徹經文又不言荐脯醢不將疑再醮為無脯
醢耶而賈則知其必有脯醢者以理度之也夫以理
度之而知不言荐者之必有荐又何難以理度之而
知不言徹者之必有徹乎况再醮經文明言如初儀
三醮經文亦然賈豈未之見而乃曲為之說耶至醮
辭籩豆有楚註以楚為陳列之貌此正荐脯醢之明
徵也若因再醮之脯醢何得謂之陳列賈反以為不
加籩豆之明文不知何理

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疑義疏周法皆不云豆籩者上皆直荐脯醢不云籩

豆此若殺云兩籩故云籩脯若然既殺有俎肉而取
脯者見其得禮而已故不取脯肉如若得束帛者不
須取脯是以冠禮禮賓得束帛皆不取脯也

廷華案脯為籩宴言脯則籩可知經或言脯或言籩
脯互文耳疏謂因上言兩籩故獨言籩其說無謂至
冠禮禮賓明言踈俎則或踈俎或取脯禮各有當也
今得束帛者現已踈俎則踈得禮而已之說不可通
矣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自此至西階補上經所未及為第十二節

訂義註父兄諸父諸兄踈孤子同冠于阼階禮于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位是以作經言其與上異者疏諸父諸兄者以上文
父兄非直戒宿而已故知此是諸父諸兄非己之親
父兄也

疑義疏孤子惟一醴三醴不同

廷華案疏謂孤子冠于阼是也謂一醴三醴不同未
知何指

冠之日主人紉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

阼註古文紉為結今文禮作醴

訂義註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疏揖讓立于序端者
謂主人出先拜賓答拜揖讓入廟門又三揖而至階

又三讓而升堂乃立于東序端賓升立西序端皆如
上父兄也禮于阼者別言其異者也

疑義註紒即上采衣紒是也

廷華案上采衣紒此父母在之飾若孤子則曲禮所
謂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者注家謂當室為父後者
即此經孤子之說耳惟當室故自冠純為領緣采即
錦也則孤子惟緇布衣而不采經不言采衣者以此
賈以上采衣紒釋之謬矣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

訂義疏此亦異于父在者凡拜者謂初拜至及啐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等賓主皆北面與父在時拜于筵西南面賓拜于
序端東面為異也

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訂義疏若殺者有則殺無則已不定之辭也舉鼎者
謂于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廟門外之東直東塾
三鼎豚魚腊鼎皆北向相重而列之也

疑義註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于門外疏
上文若殺直云特豚載合升不辨外內孤子乃云舉
鼎陳于門外類異于上父在陳鼎不于門外也凡陳
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私家之禮也是在外

為盛今孤子陳鼎在外故云孤子得申禮盛之也
廷華案門外為陳鼎之常所又為禮賓之禮則無不
陳于門外之理鄭因上文不言門外此言門外故為
父在不陳于外之說不知上文不言門外是賈所謂
不辨外內也外內既不辨則固不可斷之為門內亦
何可妄斷之為門外然以理度之則門外之理長據
昏喪及特牲少牢賈所謂私家之事也其陳鼎昏于
門外然後舉以入門未聞有直陳之門內者况上明
言禮于阼作為主位與父在醮于客位不同是不敢
以賓禮自處豈陳鼎獨泛其盛乎且據昏禮壻父在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陳鼎于門外註疏尚可信耶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訂義註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
位成而不尊疏已上適子冠禮此論庶子加冠法廷
華案尊東尊者之位辟正冠也

疑義疏周公作經于三代之下言之則三代庶子冠
皆于房同用醮但不知各用幾醮下祝辭醴醑醴三
皆為三代而為言三代庶子則不見別辭則周之庶
子宜依適子用一醴夏殷庶子亦依三醮三代適子
有祝辭庶子則無故下註云九醮者不祝

廷華案周公作經正在三代時疏謂三代之下何也
又疏因下文醴辭不能強紐為夏殷之法故謂三代
合辭之說蓋遁辭耳至三代遠庶一醴三醴有祝無
祝俱屬武斷無據且既謂三代庶子同用醴則周在
其中矣又謂周庶子醴夏殷三醴不自為矛盾耶
不祝說
詳下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訂義註言不在者或踈寧或疾病也使人受脯為母
生在于後見之也廷華案西階下蓋就取脯降處授
之不至東壁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

古文
其作

謀非

訂義註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疏上
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教即此
加冠行禮為教之也疏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者謂
自己身之子故云相親之辭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
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
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今請賓與子加冠故以美稱呼
之也教氏曰冠禮三加惟曰布者取始加之質者言
之

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共音恭

訂義註病猶辱也

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

敢不送重直用反下同

訂義註敢不送許之辭

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益之敢宿賓對曰某敢

不夙興益音利註今文無對

訂義註益臨也

始加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服叶蒲北反

訂義註今吉皆善也元首也疏元首傳左曰先軫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狄師死而之狄人踈先軫之元是元為首又尚書云

君為元首亦是元為首也

弁尔幼志順尔成德壽考惟祺介尔景福福叶筆勒反朱子曰順古與慎

通

訂義註尔女也既冠為成德祺祥介景皆大也因冠

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

疏既冠為成德者按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

之禮皆成人之德祺訓為祥祥又訓為善也因冠而

戒者弁尔幼志順尔成德是也且勸之者壽考惟祺

介尔景福是也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北叶蒲反

訂義註辰子丑也疏上言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見其言是作文之辭無義例也疏辰子丑者以十幹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幹可知即甲子乙丑之類畧言之也

敬尔威儀淑慎尔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福叶革勒反

訂義註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北叶蒲反

訂義註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慶叶音羗

訂義註黃黃髮也耇凍梨也皆壽徵也疆竟疏尔雅云黃髮兒齒故以黃為髮也云耇凍梨者尔雅云耇壽考也此云耇凍梨者以其面似凍梨色也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

訂義註嘉善也善荐謂脯醢芳香也疏謂脯醢為善荐芳香者謂作之依時又造之依法使芳香而善也教氏曰言厚見其未泐

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訂義註不忘長有令名教氏曰賓釋辭在筵前北面

時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

亶于但反
時一作反

訂義註亶誠也教氏曰亶時謂誠得成熟之時

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來叶力
之反

訂義註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格至也永

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疏此尔雅文不言善事

父母善事兄弟者欲見非但善事兄弟亦為兄弟之

所善者謂行周備之意

疑義註凡醮者不祝疏醮辭惟據適子而言以將著

代重之故脩見祝辭也此註凡醮者不祝者言凡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庶子也無著代之義故畧而輕之也亦不設祝辭者

曾子問註云凡殤不祭之類也其天子冠禮祝辭按

大戴記公冠篇成王冠周公為祝辭使王近于人遠

于年嗇于時惠于財其辭既多不可具載其諸侯無

文蓋亦有辭異于士也

廷華案醮者不祝說非也上三加有祝辭醴有醴辭

祝辭在加冠時用之醴辭在醴子時用之醴者用醴

辭醮者用醮辭若三加祝辭則醴與醮皆用之何得

有醮者不祝之說賈又即其說推之謂庶子有醮而

無辭又以醮者為庶子謂凡字指庶子言此與上若

殺疏同不知何據若曾子所謂殤不祔祭者亦謂其
禮畧而不脩耳焉得以為不祭又焉得以凡殤為凡
醮之証乎至大戴記之不足據前已論之此引成王
冠辭固悞而又自謂諸侯之辭異于士非武斷乎

再醮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

滑思呂反

訂義註滑清也伊惟也疏滑泔酒之稱故伐木詩云
有酒滑我註云滑酋之也鳧鷖詩云尔酒既滑註云
滑酒之泔者是滑為清也伊惟者助句辭非為義也

乃申尔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

祐音戶與序並上敬再醮至此

當作一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祐福也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

訂義註旨美也楚陳列之貌疏楚茨詩亦云籩豆有
楚註云楚陳列之貌

疑義疏用再醮之籩豆不增改之故云有楚也

說見前

咸加尔服肴升折俎

訂義註肴升折俎亦謂豚疏折俎者即謂折上若殺
之豚也廷華案乾肉亦有折俎不止若殺之豚註舉
其一尔教氏謂乾肉若豚是也

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慶叶音美○案三醮至此當作一節

士冠禮

論經堂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備叶筆力反

昭告尔字爰字孔嘉字叶音滋嘉叶居之反

訂義註昭明也爰于也孔甚也

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假古雅反叶音古

訂義註髦假也攸所也于為也假文也宜之是為大

矣

永受保之曰伯某甫按字辭至此當作一節

訂義教氏云永受保之謂字

叔仲季惟其所當

訂義註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丈夫之美稱孔子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

作父疏伯某甫者某若云尼甫嘉甫也伯仲叔季凡

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疏知甫是丈夫之美稱者以

其人之賢愚皆以為字故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穀梁傳云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是也

云孔子為仲尼甫者哀十六年孔子卒誅之曰哀哉

尼父因字號謚曰尼甫周大夫有嘉甫者桓十五年

嘉甫來求車是也宋大夫有孔甫桓十二年孔父嘉

為大司馬是也引此者証有冠而為字之意故云是

其類也又甫字或作父者字亦通或尼父嘉父孔甫

等見為父字者也

疑義疏殷經不得言人字故言某為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舉某甫復鄭云某甫且字以不名君且為某之字呼之既此某甫立為且字言伯仲叔季者是長幼次第夏殷質則稱仲周文則稱叔若管叔霍叔之類是也但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曰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呼曰仲尼後因字號謚曰尼甫是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十冠而字之未呼伯仲叔季今于二十加冠而言者一則是殷加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二則見周家若不死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二十後死雖未滿五十即得呼伯仲知義然者見慶父是莊公之弟桓六年莊公生至閔公二年慶父死時莊公未滿五十慶父亦未五十死號曰共仲是死後雖未五十得呼伯仲故二十冠時得以伯仲叔季當擬之故云惟其所當也

廷華案且字說支離無當以下疏語雖多大概不過謂三代之禮不同其不同者則于稱甫稱伯仲間分

之然據兄弟四人之說則伯仲叔季有一定之稱如
曰殷稱仲周稱叔則仲叔又無定次矣其矛盾者一
且稱仲何以見其質稱叔何以見其文且既曰周稱
叔矣後又曰孔子生周後周字曰仲尼是後周亦稱
仲也其矛盾者二况既曰周稱叔矣又曰周二十未
呼伯仲五十乃加而呼之是仍以周為仲叔並稱也
其矛盾者三且既曰孔子二十即字仲尼矣又曰孔
子後周禮呼尼甫五十去甫以尼配仲是以孔子稱
仲尼在五十又非二十字仲尼之說矣其矛盾者四
據賈所引檀弓文蓋其傳會之說所由來也按檀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其所謂伯仲者蓋
去字而第以伯仲呼之如左氏申生稱狐突曰伯氏
公子達稱高渠稱曰高伯之類是也彼疏甚明朱子
亦是之

朱子曰孔穎達檀弓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其甫而稱伯仲此說為是

若兼字言則宜曰以伯仲兼字不當第以為伯仲矣
至所引慶父說本不足為五十前稱字之明証賈乃
先為之說曰死則未滿五十亦稱伯仲此蓋因左氏
與其說相戾故以此說自文耳然賈知莊之弟有慶
父不知莊之弟又有季友賈知慶父之為共仲不知
季友之為成季則何必死而後稱之也賈既知引左

氏傳哀公誅孔子之辭以証尼父之說矣計孔子之
歿杜氏以為七十有三史遷以為七十有二據司馬
貞索隱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
子生史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也
今即據此孔子歿時已踰七十若以賈五十去甫稱
仲之說準之則誅當曰仲不當曰甫矣而誅則謂之
甫則賈說尚足信乎賈非不有見于此故于註所謂
尼甫者則增而為仲尼甫蓋欲混其辭耳然其文具
在烏得而混之又據鄉飲酒禮云其子受酬疏云同
姓以伯仲別之伯仲同者則以其甫且字別之是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仲與甫固可相易稱之何嘗記年為分別乎廷華按
尼甫為
謚說篇末
另詳之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約純博寸約其于反總于
力反純章允反

訂義註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妝如刀衣鼻在屨頭

總縫反用中紉音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此

言三服之屨不于上與服同陳者一則屨用皮用葛
冬夏不同二則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故退在于此
疏約以為行戒者以拘者自拘特之意也妝如刀衣
云云者以漢法言之今之屨頭皆見有下鼻如刀衣
鼻故以為况也總縫中紉者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

條紉也純緣也者謂繞口緣邊也皆青者以經三者皆曰青也博廣也謂純所施廣一寸也

疑義註屨順裳也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疏此言

夏用葛履下冬用皮則春宜從夏秋宜從冬故取冬

夏寒暑極時而言詩魏風以葛屨履霜刺褊也疏禮

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曰順裳色也玄端有

玄裳黃裳雜裳此惟云玄端黑屨與玄裳同色不取

黃雜裳故曰玄裳為正也

說詳下

素積白屨以魁拊之緇約纒純純博寸

魁苦回反拊方于反

訂義註魁拊注也疏以魁蛤灰拊之者取其白耳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周禮掌蜃共白盛之蜃鄭司農云謂蜃反止忍灰引

此士冠白屨以魁拊之鄭謂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

拊注者以蛤灰塗注于上使色白也

疑義註魁蜃蛤疏魁即蜃蛤一物

爵弁纁屨黑約纒純純博寸

訂義註爵弁屨以黑為飾

疑義註爵弁尊飾以纒次疏此三服見屨不同何者

玄端以衣見屨以玄端有黃裳等不得舉裳見屨故

舉玄端見屨也皮弁以素積見屨屨裳同色是其正

爵弁既不舉裳又不舉衣而以爵弁見屨者上已言

纁裳裳色自顯也以與六冕同立衣纁裳有冕服之嫌故不以衣裳而以首服見屨也疏飾以績次者按冬官畫績之事云青與白相次亦與黑相次立與黃相次鄭云此布采之第次績以為衣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此是對方為績次比方為繡次按鄭註屨人云履下曰舄禫下曰屨又曰凡舄之飾如績之次屨之飾如繡之次者即上黑屨以青為約纁純白屨以素為約纁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為繡次之事今次爵弁纁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西方白為約纁純而以北方黑為約纁純取對方績次為飾舉舄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舄同也

冬皮屨可也

訂義註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教氏曰此不見其色與飾同上可知上言夏此言冬則四時皆可冠矣

不屨總屨按冬皮屨与此句當作一節後詳之

訂義註屨不灰治曰總

疑義註總屨喪屨也疏喪服記云總衰四升有半總衰既是喪服明總屨亦是喪屨屨不灰治曰總者斬衰冠六升傳云鉞而勿灰則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

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恐人以冠子故于屨末
因禁之也

廷華按五節俱言屨首節疏以經只言皮葛因謂古
屨制只有皮葛二種故以為春泛夏秋泛冬然春有
餘寒不宜用葛秋有餘暑不宜用皮况所謂皮葛者
即服制夏葛冬裘之義耳服制裘葛之外有布有絲
則屨制皮葛之外亦宜有布有絲如白屨魁拊疏以
為蛤灰塗之總屨註以為屨不灰治是白屨即總屨
之灰治者耳鄭以總為喪屨賈謂喪服禮有總衰則
亦應有總屨然攷喪服有管屨繩屨疏屨麻屨而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總屨則鄭註喪屨之說謬矣又按喪服齊衰章註云
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是大功固繩屨
而非總屨則賈疏大功之說謬矣據鄭以布細而疏
者為總即此疏所引四升半之說也據賈謂若非喪
服細而疏亦謂之總蓋子夏傳以為小功之總其服
既葬即除服之至輕故用常布之疏者喪服無總屨
則總屨非喪屨非喪屨可知非喪服亦有總則總非
喪屨而為常着之屨可知若喪屨自應不屨何待經
言之賈惑于鄭喪屨之說乃置總屨不問反以皮葛
強派之春秋不知春秋之屨即總屨也有總屨而不

與皮葛並言者蓋服制用布者其常用皮葛者其暫
言其暫則常者不言可知然又恐後人如鄭賈者第
見為皮葛也故補其制于末耳然補其制于末而又
曰不屨總非不屨也若曰用皮屨則不屨總屨耳試
將末二句一氣文義熟玩則其義自明明乎此義則
知用皮時不用總用葛時亦不用總且可知不用皮
葛時必應用總矣此禮經文義之最精者惜鄭賈不
善讀經乃分割二語為二節讀之此經義所以不明
也不明其義傳會于總衰之總而以喪屨目之且妄
為之說曰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是豈知總衰非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功之服大功亦有冠子之文哉蓋據前所引子夏傳
小功之總則總之為小功服甚明又據喪服言大功
布衰又言大功布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則大功固布
衰三月後乃服總衰猶祥練之制耳然服總而以大
功冠之且必附以小功衰之名是必不可混為大功
之服也又據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末者言將
除服之候也賈悞認末字為未字故以為未可以冠
然細玩彼記若以末字為未字則之字竟不可解說
又據曾子問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禮又有因喪
而冠之說此皆指將冠而聞大功之喪者言之故司

馬光書儀疑後世不能行若大小功之末固自不同也。又案屨人有素屨素屨即絲屨也彼註以為大祥屨其誤與此同余嘗辨之詳屨人則又不止總屨矣。又案爾雅云魁陸郭景純註引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是魁特蜃蛤之類非蜃蛤也故爾雅又云蜃小者蚶註以為蜃蛤疏以為即蜃蛤一物並誤。又案衣同冠色裳同鞞色及通例之說前主人玄冠等節辨之詳矣此經惟皮弁言裳玄端爵弁俱不言裳鄭乃創為屨同裳色玄裳為正之說實又守前疏之義而以通例為辭蓋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自知其說之非耳夫聖人之制必軌于正若玄端只以玄裳為正則將以黃裳雜裳為不正也笑以不正而著之于經聖人不且以不正教天下耶且如其說則玄裳黑屨素裳白屨固以為順裳色矣爵之與纁則殊有未順者據鄭註染人以纁玄為天地之色是天主地黃之說則鄭固以纁為黃矣彼疏強以為赤黃又據上文爵弁註以爵為赤而微黑或謂之緌又引爾雅以為三入謂之纁又引考工鍾氏以為三入為纁五入為緌據賈則又以纁入黑為紺紺入黑為緌其說如此則纁必兩染而後為緌爵之與纁相去遠

矣則以纁屨配纁裳猶可言也若以爵配纁尚得謂之裳與衣同乎則鄭一己之說且不可通何以謂之通例疏舉裳見屨等說亦即通例之意若謂玄衣纁裳兼冕服則又與鄭冕服之說不符據鄭註周禮屨人云服冕衣者著烏冕服著烏而不著屨則玄衣纁裳固冕服纁屨則非冕服何嫌之有要之三等之服上文已詳此特錯舉一物以配屨本無深意鄭實造作其說故多不合經 又案周禮屨人註亦主績次繡次之說余于彼經已詳論其非此註亦即周禮註意而畧言之疏則盡述之然據屨人註謂惟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服則著烏疏則以白烏配韋弁皮弁黑烏配冠弁服則與鄭冕服著烏及此經三服皆屨之文皆不符况既以白烏配二弁而黑烏之配又曰冠弁是其辭尚在兩可也若云彼為王言此為士言則據鄭以為君臣同服倘屨烏不同何為同服耶且既謂履色如繡矣而其說則止可通于黑屨白屨不可通于纁屨遂轉一說曰祭祀尊故泛績次此所謂遁辭也以考工記為冬

官說詳周禮

記冠義朱子曰儀禮記漢人所作廷華按原本經文皆低一字寫記文亦如之此不可解今經文頂寫

又記文低一字註疏又低一字以別之

士冠禮 語經 宣

疑義疏記者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註燕
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并廢蓋自
爾之後有記乎又案喪服記子夏為之作傳不應自
造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時未知定誰所
錄冠義者記子冠中之義也者記時不同故有二記
此則在子夏前其周禮考工記六國時所錄故遭秦
燔有韋氏雕人闕其記則在秦漢之際儒者加之故
王制有正聽之棘木之下異時所記故其名亦殊也
廷華案記載孔子之言疏又自謂在幽厲時何得曰
遠古所謂遠古者蓋自賈時言之也鄭註周禮嘗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漢為古者無怪賈以春秋為遠古也不知註經當據
作經之時言之註傳亦然豈得以我之世為斷即如
此記未言死而謚今也此固指記者之時言然第泛
論當世不是釋經故可以作記時分今古也賈既疏
記烏得以此為例 又案喪服傳雖向為子夏所作
據彼疏以公羊高為子夏弟子故春秋傳與喪服傳
相類則亦臆度之辭非確有明據也至喪服如斬衰
等本儀禮文故目錄亦第曰喪服未嘗謂之記其謂
之記者蓋指子夏傳而言傳即記類也昔朱子欲以
周禮儀禮為經以小戴禮為傳蓋小戴自名為記原

不敢自以為經耳且賈既知儀禮十七篇皆作于周公則不應以記字加之經而疑為後世作也又考工說詳前其闕者段氏韋氏裘氏霍氏櫛人雕人不止韋氏雕人此亦漢人仿周禮軍司馬等闕文式托為周法為購金計其按二分事凡例皆仿周禮而獨名之為記者蓋名為經則人將疑之名為記則人不疑此計之巧者六國秦漢之說尤不足據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重古始冠冠其齋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疏此經直言加緇布冠不言有緇無緇又不言加冠之後此緇布冠更著與不故言不緇不更著之事也太古冠布者謂著白布冠也齊則緇之者以鬼神尚幽闇也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者孔子時有緇者故非時人緇之諸侯則得著緇故玉藻云緇布冠續緇諸侯之冠也鄭云尊者飾也士冠不得緇也

疑義疏冠而敝之可也者據士以上冠時用之冠訖則敝之不復著也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籠其髮是庶人常服之矣太

古唐虞以上者此記與郊特牲皆陳三代之冠云牟
追章甫委貌之等鄭註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
以白布冠質為喪冠則喪冠起自禹以下也三代既
有此明太古是唐虞以上可知綏纓飾未之聞云云
者孔子時非其著綏未知太古時有綏以是故鄭云
太古冠質無飾也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以經云始
冠緇布之冠即云太古冠布則齊冠一也故鄭云冠
其齊冠也白布冠今之喪冠者以太古時吉凶同服
白布冠未有喪冠三代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為喪
冠則喪冠起自夏禹以下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纓為冠系綏為纓飾蓋在纓兩端垂之以為
飾也續綏為諸侯飾此冠禮經緇布冠不言綏則士
大夫不用可知春秋士大夫有用之者故孔以為未
聞冠而敝之禮記指緇即冠言玉藻註疏以緇布冠
非時王法服始冠暫用之非常服故冠記敝之然都
人士有著之者敝之似太甚矣要之記明承綏字言
則敝綏非敝冠也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祿尊
諭其志也

訂義教氏曰冠或醴或醮記惟言醮亦見當時尚文

之義加尚也尊其有成也疏夏殷周說刪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訂義註名者質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疏
內則曰子生三月父名之不言母今云受于父母者
夫婦一體受于父即是受于母故兼言也君父之前
称名他人則称字是字敬名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注甫或為父教

氏云母追舊音牟堆道猶制也

訂義註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母發聲也追猶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夏后氏質以形言之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四種
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解經易服服玄冠是
也發聲在上者謂之發聲在下者謂之助句

疑義註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疏是諸侯朝服之冠
在朝以行道德者也疏未聞者委貌玄冠禮國有制
章甫母追未聞也

廷華案委貌為玄冠其是否不可知其安正容貌等
亦以臆言之姑存以待參至記所謂道者不過以法
制言之故教氏亦以為道制猶言此三代之法耳註
疏乃以為道德之道則如檀弓所謂死諡周道其亦

得謂之死而行道數是牽合之過也又鄭所謂未聞者明明承上句三者未鄭豈不知禮圖有制而以為未聞則禮圖之不足據明矣况曰異同則必合三者而後見也疏謂惟章甫母追未聞是不可解

周弁殷冔夏收

冔况甫反

訂義註其制之異未聞敖氏曰冔收與弁同祿亦弁疏列陳此三者款見三代加冠者皆有弁之類也

疑義註弁名出于樂樂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髮也齋所服而祭也疏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舍六冕亦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兼爵弁于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者爵弁者故云弁弁者冠名也疏弁名出于樂無正文鄭以意解之論語云服周之冕以五色繅服有文飾則知有德故云所以自光大也冔收俱以意解之云制之異亦未聞者按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攷之冕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其制可聞云未聞者夏殷禮亡其異未聞也其制與周異亦如上未聞也

廷華案樂大幠覆說亦以意言之與上同但自光大

等說未安耳齊冠據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齊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是齊皆不用弁又齊祭服別註不但混弁于冠而且混齊于祭過矣且士冠只有弁故記亦只言弁疏以弁為全統之義謂其含六冕在內不又混冕弁而一之乎

三王共皮弁素積

訂義註實不變疏此亦三代自天子下至士皆是再加當在周弁三加之上退之在下者故見此三代之冠百王同之無別代之稱也故郊特牲云三王共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弁註云孝經亦云百王同之若然百王同之言三王共者以損益之極極于三王疏上三冠亦據三代故云三王共皮弁其寔先代後代皆不易故云實不變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訂義註據時有未冠而命為大夫者言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疏此見無大夫冠禮之事

疑義註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

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疏云周初云云者鄭以未五十則二十以上或有未二十有賢才亦得試為大夫者故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仕若不仕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言為大夫無殤服謂兄殤在小功則兄十九以下死大夫則十九已下既為殤服身為大夫則早冠矣大夫冠而不為殤故也雖早冠亦行士禮而冠是大夫無冠禮也

廷華案記說若答問語或有以大夫冠禮為問故為是轉詰之辭耳鄭謂時有未冠而為大夫者故記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為此等人而言雖語意尚未悉合然周衰禮廢或亦有之至舉試大夫事之說而以為周初之禮則事雖或有而經寔無稽鄭鑿鑿之言不免傳會賈借試大夫之說又傳會于喪服及小記之文則竟以為確有是禮矣是累記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訂義註造作也

謂夏末所疏此見夏初以上雖公侯

之貴未有冠禮猶依士禮故記之于士冠禮篇末

疑義註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

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者疏夏初以上者以經云夏之末造明夏初未有言以上者夏以上唐虞之等亦未有諸侯冠禮也未滿五十云云者既云服士服行士禮亦如上文五十而後爵何公侯冠禮之有其以與大夫同未五十服士服行士禮也至其衰末云云者解夏之末造公侯冠禮也引坊記者欲見夏末以後制諸侯冠禮以防諸侯相篡弒之事也同車者謂叅乘為車右及御者也不同服者按玉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又云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服是不同服此謂非在軍時若在軍則同服皮弁服也

廷華按上疏妄以三代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又主大戴公冠篇四加之說語義俱妄余辨之已詳即以此記論已足見大戴公冠之偽矣據云公冠禮起于夏末則夏自仲康肯征小康復位而後自杼至癸凡十餘世未聞有制禮之聖人生于其間則安得有此禮即有此禮亦不過苟且曲徇之私而未必盡軌于正又安得舉君臣之禮而正之至湯有天下自應法

古立制此禮廢斥久矣何得至周猶傳有此禮若云此禮亦制于周公則周公不應承衰世之緒以為經又如儀禮諸篇經文其散見于他經不少則誠周公之書也若公冠禮則惟大戴禮言之其說尚可信乎自余論之其說多起于註疏家如此記謂古無公侯冠禮至夏末乃變古制非以夏末之變制有益于名分之大為百世所當法也即如下文言天下無生而貴者則不以公侯冠禮為是可知矣鄭因夏末字遂推之夏初以上又造為士服士禮至五十乃命之說其說蓋約畧王制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語而言之然以士服而行公侯之事則可若以為行士禮則如祭祀朝覲諸大事俱非士禮遂將廢而不行已乎理固不可也若以為不過朝覲宰禮之屬其典稍殺如典命所謂諸侯之適子下其君一寺之義則即如虞書云五玉三帛二牲一死摯據曲禮則諸侯士雉而摯不同其將何從耶則其理不可通矣然猶其謬之小者也若以公侯冠禮為正君臣之法而所以正君臣者則不過曰不同服以防其篡弒之漸此引坊記之本意也然坊記文義專言同姓同車之害故舉不同車之法以防篡弒若異姓同服有何

纂弒之患而必防之且坊記所謂不同服者以別嫌
故下止以同姓弒君為言而不及異姓則服不過帶
言之其文甚明鄭舉不同服之說混列之同姓同車
之中以為防纂弒之法全在此試思同服之于纂弒
相去天淵安能混而為一况鄭以君臣朝祭視朔其
服本同則即使公侯行冠禮其服亦不過如是豈公
侯日服衮冕鷩冕以自異使人望而生畏而纂弒遂
可免耶夫正君臣之道本多若以公冠禮為正君臣
之法則未之敢信也况據記說亦不過衰世苟且之
事而乃以正君臣之大禮目之其視禮為何如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訂義註元子世子也疏此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
冠禮故于此兼記之元子尚不得生而貴則天下之
人亦無生而貴者也

疑義註無生而貴皆由下升疏天子之元子雖四加
與十二而冠其于事猶依士禮故曰猶士也疏下升
者元子先行士禮後為天子是由下升自餘天下之
人後徹至著皆由下升也

廷華案皆由下升說無謂可刪疏四加十二而冠說
見上至冠禮之重者不過冠有定期服有定制加有

定數而已若筮日宿賓禮賓醮子等則冠禮之輕者
其士禮與非士禮均無可辨也賈既易二十而冠為
十二而冠易三加為四加易緇布冠皮弁爵弁為緇
布皮弁爵弁玄冕衮冕見目錄則士禮之一定者已俱
變為公侯之禮矣此外筮日宿賓等事尚得謂之士
禮乎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訂義註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
也疏上天子之子冠行士禮諸侯之子冠亦行此禮
以其士之子恒為士有繼世之義諸侯之子亦繼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象祖父之賢雖繼世象賢亦無生而貴者行士冠禮
故記之于此也疏能法先祖之賢者凡諸侯出封皆
由有德考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出為五等諸侯即為始封之
君是其賢也于後子孫繼立者皆不毀始祖之廟是
象先祖之賢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訂義註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疏此見
于仕者泛士至大夫而冠無大夫冠禮也以用也謂用
官爵命于人也官者管領為名爵者位次高下之稱

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訂義教氏曰今指周古謂皇古此合上節言皇古尚德不尚爵至德之衰以官爵人已不如古及死而謚則去古益遠矣

疑義註今謂周衰記文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疏此見上所陳冠禮以士為本者曰無生而貴者皆泛士賤者而升也死而謚今也者以士生時雖有爵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合有謚若死而謚之正謂今周衰之時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者古謂殷以前夏之時士生為爵死無謚是士賤今古皆不有謚也疏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者對周士生有爵死猶不謚也下大夫也者按周禮掌客職云羣介行人宰史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羣介行人皆士故知周士有爵雖有爵死猶不謚卿大夫以上則有謚也士死則謚之非也者解經死而謚今也之意謚之由魯莊公始也者按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若然作記前莊公誅士至記時亦行之故此禮云死而謚今也按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註云古謂殷以前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則殷大夫以上死有謚而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者殷以前皆因號為謚堯舜禹湯之屬是也因生號以謚故不得謚名周禮死則別為謚故云死謚周道也

廷華按夏官司士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孟子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班爵祿也則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為祿以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為爵此鄭賈所謂周制也殷士之為爵與否雖無可攷以理度之斷無名之為士而不列之于爵者蓋士即爵耳而不列于爵則亦府史類矣何以為士况據周官司徒司空士虞之名見于唐虞虞書伯禹作司空汝作司徒汝作士汝作朕虞是也六卿之名見于夏甘誓所謂乃召六卿是也少師太史內史之名見于殷微子所謂父師少師酒誥所謂殷猷臣太史友內史友是也則周之官制大槩沿古制者居多但詩書所載夏殷以來無大夫士明

文且不言爵蓋二代卷帙之存無幾故無可攷耳然以周制論則司徒司空六卿即上大夫也亂征所謂馨晉夫即士也安得謂之班爵 又按謚亦起于周漢人傳謚法書謂周公旦太公望開嗣業建功于牧野將終葬乃制謚遂敘謚法所謂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是也唐長史張守節為之解此雖漢人傳會之說然如禹湯桀紂始以名傳至周始有文武成康之稱孟子名之曰幽厲左氏傳亦多言謚則謚之起于周可知故檀弓亦云死謚周道但據檀弓公叔文子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其子成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而不亦惠乎云云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是謚必其子之請之也若魯莊公之于縣賁父哀公之于孔子誅也鄭謂莊公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謚又謂尼父因其字以為謚前字辭疏亦舉此言之又謂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寔行謂之誄如衛靈之謚文子所謂衛國凶飢等語即禮傳所謂作謚先列其寔行也然彼文只言謚而不言誄縣賁父之誄畧而無攷者哀之誄孔子只言誄而不言謚意有誄者未必定有謚有謚者未必

必定有諫賚賈父諫而無謚何足為死謚之証其以
尼父為謚者鄭之說耳據漢人所傳謚法凡百九十
有四如靖民則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往曰
王立志及象曰公執應八方曰侯逆之成羣曰君除
殘去虐曰湯是并帝皇君王公侯皆以為謚湯之名
亦以周之謚法目之或以湯之名為偶合非指商湯
而言然既云除殘去虐矣尚謂非商湯乎則謚之傳
會于古無所不載使尼父而果為孔子之謚則必且
約畧哀公之諫以傳之矣而百九十一謚之中曾未
言及則其非謚明矣况祿字則字祿謚則謚非可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字為謚也賈蓋因隱八年左氏傳有諸侯以字為謚
因以為族語而傳會之耳據傳謂諸侯賜其臣以王
父之字為氏為謚因以為族者謂或使即先人之謚
為族也賈悞連以字為謚讀之故曲為之說如此又
鄭之說原無定見如此註則以古為殷郊特牲又以
古為殷己前是同一無爵無謚之說而註各不同賈
亦附而和之其將何說之從要之記說本自難解如
鄭說則生無爵死不為謚殷氏然矣若鄭謂殷己前
大夫己上乃謂之爵死有謚是死謚不止周道為矣
其說與檀弓不符若以檀弓為足信則殷無謚法其

大夫將何謚以加之賈乃為之解曰殷以前皆因生
號為謚若堯舜禹湯之屬不知以堯舜禹湯為謚皆
漢人所傳會如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湯名
天乙之類皆是耳據司馬貞索隱謂謚法云翼善傳
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
湯然攷其所謂謚法者則有湯而無堯舜禹此亦傳
會之說賈特借之為鄭註解耳然即如賈云孔子以
字為謚蓋以孔子之先固殷人耳然觀孔子之言一
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豈沒沒反欲使之從殷
乎且殷法果以字為謚則即謚矣何為又以死謚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周道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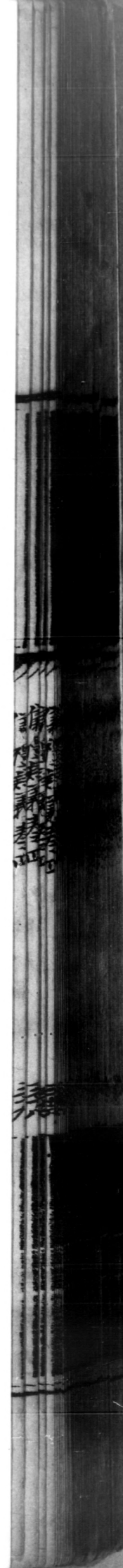
儀禮疑義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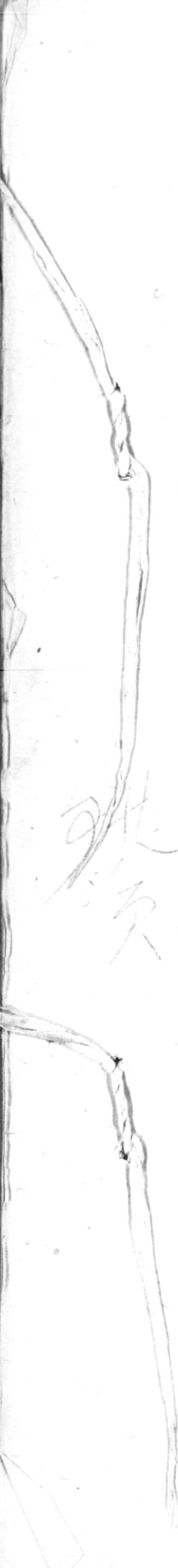
十一

信齋先生集

卷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 note, located near the sketches on the left side.

